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二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雜詩上

古詩十九首

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

蘇子卿詩四首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

王仲宣雜詩一首

劉公幹雜詩一首



魏文帝雜詩一首

曹子建朔風詩一首

雜詩六首

情詩一首

嵇叔夜雜詩一首

傅休奕雜詩一首

張茂先雜詩一首

情詩二首

陸士衡園葵詩一首

曹顏遠思友人詩一首

感舊詩一首

何敬祖雜詩一首

王正長雜詩一首

曩道彥雜詩一首

左太冲雜詩一首

張季鷹雜詩一首

張景陽雜詩十首

古詩十九首

五言向曰不知時代又失姓氏故但云古詩善曰並云古詩蓋不

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

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銑曰此詩意為忠臣遭使人讒

莫悲兮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善曰楚辭曰悲

生別離道阻且長會面安可知善曰毛詩曰邇徂之道

方也安焉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善曰胡馬出於北越鳥來

也皆思舊國善曰韓詩外傳曰詩云代馬相去日已遠衣

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良曰白日喻君也浮

依臣蔽君之明使忠臣去而不返也善曰古樂府歌曰

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

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返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

陸賈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古楊柳行曰

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義與此同也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翰曰思君謂戀主也恐歲月已晚不得効忠於君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濟曰

道心不敢望返也努力加餐飯自勉之辭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銑曰此喻人有盛才事於暗主

草柳者當春盛時也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向曰盈盈

善曰鬱鬱茂盛也皎皎明也樓上言居危苦當窓牖言潛隱伺明時也

曰草生河畔柳茂園中以喻美人當窓牖也廣雅曰窳容

也盈與羸同古字通娥娥紅粉裝善本作纖纖出素手翰曰娥娥美

皆喻賢人盛才也善曰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

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毛萇

曰摻摻猶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濟曰昔為倡家女謂

織纖也為蕩子婦言今事君好勞人征役也婦人比夫為蕩子言

夫從征役也臣之事君亦如女之事夫故比而言之善

文選卷第

三

蕩之
人也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

銑曰陵山也磊磊石貌此詩歎人生促迫多憂將追宴樂之理

善曰言長存也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楚詞曰石磊磊兮葛蔓蔓字林曰磊磊衆石也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向曰柏石皆貞堅之物人生之促若客寄於時其死之速反如

赴歸信不如柏石二物也善曰言異松石也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列子曰死人爲歸

人則生人爲行人矣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客斗酒相娛樂聊厚

不爲薄

良曰人且以相厚爲本不爲輕薄者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聊粗略之辭也驅車策駑

馬游戲宛

平與洛南都也善曰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銑者也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

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

銑者也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善曰魏王奏事曰出題辭曰齊俗冠帶以禮相提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長衢

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銑曰衢四達之道傍羅列小巷巷中不由里門而大

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

濟曰洛陽有南道者名曰第

里雙闕闕名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極宴娛心意感感

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可解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

向曰此詩賢人宴會樂和平之時而志欲仕

善曰毛萇詩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良曰奮起也善曰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

濟曰令德謂妙歌者高言高歌也識曲謂知音

人聽其真妙之聲善曰左氏傳宋昭公曰光昭先君之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

善曰齊心同志願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

銑曰奄忽疾也風塵

之起終歸於滅善曰人生若寄已見上注方言何不策高

足先據要路津向曰何不者自勉勸之詞也策進也要路

津則人出入由之善曰無為守窮賤坎善本作軻賀長苦

辛善曰楚辭曰年既過太半然軻軻不遇也軻與軻同苦閤切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翰曰此詩喻君暗而賢臣之言

言居高位也浮雲齊言高也善曰此交疏結綺窓阿閣

三重階良曰交通而結縷文綺以爲窓也疏通也阿閣重

日綺文縷也此刻鏤以象之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

皇巢阿閣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

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者上有絃歌聲音響一

何悲銑曰言樓上有絃歌亡國之音一何悲也謂不用賢

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濟

既不用直臣之諫誰能爲此曲賢臣乃如杞梁妻之惋歎

矣昔杞梁妻歎曰上無父中無夫下無子何以更生援琴

鼓之赴水而死也善曰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邑杞梁

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

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徊翰曰清商秋聲也秋物皆衰以比君德衰隨此風起徘徊

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善曰宋玉長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向曰不惜歌者苦謂臣不惜忠諫

國語注曰惜痛也孔安願爲雙鴻鵠善本作奮翅起高飛

良曰君既不用計不聽言不忍見此危亡願爲此鳥高飛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翰曰

懷友之意也芙蓉芳草以為香美比德君子也故將為還辭贈遠之美意也善曰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

顧望舊鄉長路漫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向曰同心謂友人也憂能傷人故可老矣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周易曰二人同心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毛詩曰假寐

求歎維憂用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濟曰此詩刺友朋貴而易情也述時而後發其志促織蟲名言

鳴東壁者隨其時所述善曰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宋均曰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禮記曰季夏

蟋蟀在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翰曰玉衡斗柄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

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

月至灞上故以十月為歲白露露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

鳴樹間玄鳥逝安適銑曰上言孟冬此述秋蟬者謂九月已入十月節氣也安何適之也言驚

往何之怪歎節氣速遷之意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列子曰寒暑易節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

之月玄鳥歸鄭玄曰玄鳥鸞也謂去蟄也呂氏春秋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高誘曰適之也復云秋蟬玄鳥者此明

實候故以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向曰同志曰友同門夏正言之

六翮鳥羽之飛者言其高舉如鳥也善曰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韓詩外傳蓋桑曰失鴻鵠一舉千里

所恃者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翰曰不念攜手同游之六翮耳

不迴顧也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國語楚關且語其弟曰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南

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鳥格反良曰南箕星也雖各反斗不量用也牽牛星也雖各名牛不可以得負車軛亦如友

朋雖貴而不施惠於我善曰言有名而無實也毛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挹酒漿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良無磐善本作石固

虛名復何益濟曰言其心不固如磐石虛有朋友之名復何益也盤石大石也善曰良信也聲類曰

石固

石固

石固

石固

盤大石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

翰曰冉冉漸生進貌此喻婦人貞潔如竹也結根泰山謂心託

於夫如竹生於泰山之深也阿曲也泰山衆山之尊夫者婦之所尊故以喻之善曰竹結根於山阿喻婦人託身

於君子也風賦與君爲新婚菟善本作兔字絲附女蘿濟曰菟絲女蘿

並草有蔓而密言結婚情如此善曰毛萇詩傳曰女蘿松蘿也毛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

草蔓聯草上黃赤如金與松蘿殊異此古菟絲生有時夫

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異草故曰階也

婦會有宜善曰蒼頡篇曰宜得其所以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此向日

謂結婚之後夫將遠行陂水也善曰說文曰陂阪也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銑曰夫之

車馬來歸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翰曰蕙蘭香草也英何遲也良曰萎落也言蕙蘭過時

盛顏過時而不來將隨秋草萎不來乃隨秋草落矣喻夫

之時之

之亦何爲濟曰亮信也言君執貞高之節其心不移則賤妾

爾信曰亮雅也庭前善本作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

思遺之也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宮中種嘉禾奇樹遺所

思已見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向曰思友人德音如此

上遠莫能致相思之意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此物

懷毛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說文曰致送詣也此物

何足貴善本作貢字但感別經時翰曰非貴此物但感別離而

語注曰貢獻也物或爲榮貢或作貴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濟曰牽牛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此以夫喻君

婦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為讒邪所隔亦如織女阻其歡情也迢迢遠貌皎皎明貌善曰牽牛已見上文

毛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跋彼織女終日七纖纖擢素

手札札弄機杼弄機杼喻進德脩業也擢舉也札札機杼

聲已見上文纖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喻臣能進德脩業

有文章之學不為君所見知不用於時與不成何異也泣

涕謂悲王室微弱朝多邪臣恐國之亡也善曰不成章

已見上句注毛詩曰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

間耿耿莫白切善不得語去幾何也盈盈端麗貌耿耿自

矜持貌喻端麗之女在一水之間而自矜持不得交語亦

猶戈明之臣與君阻隔不得啓沃也善曰爾雅曰脉相

視也郭璞曰脉脉謂相視貌也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又四顧

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濟曰茫茫廣遠也東風春風也善

茫茫草木彌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向曰言物皆去故

速衰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銑曰恐盛時將遷而立身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翰曰

疾也人非金石將疾隨萬物同為化滅矣將求榮名以為

寶貴揚名於後世亦為美也善曰韓子曰雖與金石相

弊兼天下未有目也化謂變化而死也不忍片言其死故

言隨物而化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銑曰此詩刺小人在位擁蔽君

養生萬物城可以居人比君也高且長喻君尊也相屬德

寬遠也逶迤長遠也善曰城高且長故登之以望也王

位也號令自臣而出故云迴風動地起秋四時更變化歲

暮一何速翰曰此亦寄情於政令數移之速也善曰周

子日人生也亦少矣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濟曰晨風

而歲往之亦速矣逐鳥也而賢人懷苦心將欲逐小人如鷹之逐鳥也蟋蟀

詩篇名刺儉不中禮也言君局促不中禮不能去小人使

其蔽賢而不知之善曰毛詩曰鴝鵒彼晨風鬱彼北林未

見君子憂心欽欽善曰毛詩序曰蟋蟀刺晉

僖公儉不中禮漢書景帝曰局促效轅下駒

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良曰君

倖行威惠是蕩滌情志也左右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置小人佞讒不止是自結束也燕趙者非獨此二國有賢蓋為其國出美女故託言之以

翰曰燕趙二國名佳人也如玉謂有美德也所以言

燕趙者非獨此二國有賢蓋為其國出美女故託言之以

隱文意善曰燕趙二國名也楚辭曰閨

佳人兮召予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

被服羅裳衣當

戶理清曲銑曰羅裳衣喻有禮儀也當戶謂志慕明也聖

家五日一習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向曰響悲謂悲君

樂為理樂也左右小人也絃急

謂政令急也知柱

促恐君祚將促也馳情整巾善本作帶沈吟聊躑躅翰曰

衣冠將進用復懼邪臣所中故復沈吟也躑躅行不進貌

善曰中帶中衣帶整帶將欲從之毛萇詩傳曰丹朱中衣

說文躑躅住足思為雙飛鸞銜泥巢君屋良曰鸞馴善之

躑躅與躑躅同

願得親君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濟曰上東門東都門名善曰

風俗通曰葬於郭北

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

人杳杳即長暮向曰杳杳幽暗也即就也長暮謂墓中長

柳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

栢梧桐以識其墳也莊子曰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也

郭象曰陳久也楚辭曰去白寐潛善本作黃泉下千載求

不寤銑曰寤覺也善曰服虔左氏傳注浩浩陰陽移年

命如朝露

善曰浩浩流貌陰陽流轉人命如朝露之易乾

陰陽四時運行漢書李陵

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

良曰忽忽

不短所終皆如寄住於時固

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

日

更遞為之雖賢聖不能度越此分也

服食求神仙多為

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紬與素

向曰服藥失性反害生

范子曰白

去者日已

善本作

踈來

善本作

者日已

善本作

親翰曰去

也來者謂生也不見容貌故踈也歡愛終日故

出郭門直

視但見丘與墳

善曰白虎通曰葬於城郭

古墓犁為田松

栢摧為薪

銑曰薪柴樵也謂

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

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翰曰或曰

人事迫衆或遭亂國故

風又曰秋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向曰人生不滿百年而營千歲

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

晝短苦夜

長何不秉燭游

良曰秉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濟曰來

期也善曰呂氏春秋曰今茲

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翰曰嗤笑也至愚之人皆愛惜具賤不為費用

仙善本作

人王子喬難可以

善本作

等期

向曰王子喬仙人難可

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太子晉也

凜凜歲云暮

蟪蛄

多

鳴悲

銑曰凜凜寒也蟪蛄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銑曰札筆也謂書也上言長相

思下言久離別翰曰上謂書初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向曰言置於懷神久而不滅敬重之至善曰韓詩外傳

日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自為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

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銑

識知也敬重之心常抱區區懼夫之不知察也善曰李

陵與蘇武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爾廣雅曰區區愛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翰曰綺羅之類善相去萬餘里

故人心尚爾良曰相與雖遠故心尚爾然也善曰鄭文

絲雙鴛鴦裁為合歡被濟曰綺上文絲為鴛鴦文著以長

相思緣以結不解翰曰言被中著絲綳長相思絲緣之意

善曰鄭玄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著張以膠投漆中

慮切鄭玄禮記注曰緣飾邊也緣以綯切

誰能別離此向曰以膠和漆堅而不別也善曰韓詩外

也留意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銑曰羅綺為帷故曰羅牀憂愁

不能寐攬衣起徘徊濟曰徘徊緩步於月庭也客行雖云

樂不如早旋歸翰曰夫之客行雖以自樂不如早歸出戶

獨彷徨愁思當告誰良曰彷徨行迴旋心不安兒引領還

入房下淚善本作霑裳衣善曰引頌

與蘇武詩三首五言

李少卿善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

尉與蘇武善武將使匈奴故贈此詩五

少卿少時為侍中建章監善射
愛人降匈奴為右校王病死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善曰論語摘輔像識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須臾已月

上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翰曰屏營志恐懼也善曰周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

屏營毛詩曰執子之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

所各在天一隅向曰踰過也言人之離別亦如浮雲飛馳風波言浮雲之馳奄忽相踰飄飄不定逮乎因風長當從

波蕩各在天之一隅以喻人之客遊飛薄亦爾

此別旦復立斯須銑曰陵言此別當久且復立斯須之間以敘言也善曰禮記君子曰禮樂不

可須斯去身鄭玄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良曰陵自言日須斯猶須臾也善曰晨風早風言欲因風

晨風以送子謂武也楚辭曰乘回風兮遠遊

發而已乘之以送子也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濟曰言一月不見如三秋此積數言之善曰琴操曰鄒虞者

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臨河濯長纓念別善本作子字悵悠悠

向曰纓衣領也濯之者自潔之意悠悠遠貌善曰夫冠纓仕子之所服濯之以遠遊今因遠遊而感逝川故增別

也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銑曰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

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翰曰言行人志急於往路何以相慰乃樽酒相與結

綢繆之密情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

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良曰河梁橋也假問游子日云暮矣將何之也善曰楚辭曰

徘徊蹊路側恨恨不能辭善本作不能辭蹊向曰

予兮何之也

也恨恨相戀之情不能為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銑曰各相

戒以相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翰曰我心相思如月月

善曰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馬馳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曰

在東月在西
遙相望也
努力崇明德
皓首以為期
皓曰陵戒武當崇明友朋之情曰首為期也
善曰周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毛萇詩傳曰崇終也
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聲類曰顯白首貌也
皓與顯古字通

詩四首 五言

蕪子卿

銑曰漢書云蕪武字子卿京兆人也為典屬國此詩別從弟景善曰漢蘇武字子卿為移中監使匈奴十九年歸拜為典屬國病卒

骨肉緣枝葉
結交亦相因

良曰結交為友情亦相親固親也善曰骨肉謂兄弟也漢書

帝謂燕王且曰
今王骨肉

至親古詩曰結交莫羞貧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天下

四海道合即親
誰為行路之人

相疎者也善曰論語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為兄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

家語曰子游見行路
之人云魯司鐸火也

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向曰兄弟如木連枝

而何昔為鴛與鴦
今為參與辰

翰曰鴛鴦匹鳥常不相離故云昔之也參與二星常

出沒不相見
故今將別亦如此星

善曰毛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鄭玄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為雙尚書大傳

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
也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

相北也宋哀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

昔者常相近
邀若胡與秦

銑曰邀遠也胡秦相去遠也善曰淮南子曰肝膽胡越許慎

曰胡在北方越居南方
惟念當離別思情日已

善曰淮南子曰肝膽胡越許慎然胡秦之義猶胡越也

良曰念離別之後
相思之情日日新也

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向曰鹿鳴詩篇名食

野草以喻會嘉賓
鼓瑟吹笙也

善曰毛詩我有一樽酒日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欲以贈遠人

翰曰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行子少即此行人

留與斟酌以敘離意也

黃鵠一遠別
千里顧徘徊

翰曰以人喻黃鵠言鳥飛高遠也徘徊不進貌言相思未去

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

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曰胡馬失羣恒思北風依依言人之離別亦如何況雙飛龍

羽翼臨當乖銑曰言鳥尚如此何況我之羽翼臨當乖別之情也龍美喻也善曰雙龍喻已及朋友

也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向

絃歌可以散憂故以喻釋離懷言請為吟之泠泠然一何悲也善曰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出游二年思

歸故鄉望楚而長歎故曰絲竹厲清音善本作慷慨有餘聲字

哀良曰厲作也餘哀言哀多也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王逸楚辭注曰厲烈也謂清烈也古詩曰慷慨有

餘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濟曰激烈聲高也欲展清商曲念子

不能歸翰曰展申也清商曲謂秋聲而多悲也故云欲申此曲恐更思念不能歸也善曰清商已見上文

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銑曰言淚多揮之不禁也善曰爾雅曰揮竭也郭璞曰揮振

去水亦為竭莊子曰俛仰之間家語曰願為雙黃鵠送子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子無揮涕也

俱遠飛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嫵婉及良時向曰此詩

意者武將使匈奴之時留別妻也嫵婉歡好貌善曰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并冠為義也漢

書李廣曰結髮而與匈奴戰也孟子曰霸者之征夫懷往民離虞如也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嫵婉之求

路起視夜何其良曰武自云懷往路起視夜之早晚何如也其辭也善曰毛詩曰馳驅征夫又曰

夜如何其夜未央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善曰參辰已沒言將曉也

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善曰毛詩曰嗟余子行役戰國策曰綴甲勵兵效勝於戰場

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翰曰言以淚為生別之後益相思也善曰史記繆賢

曰燕王私握臣手努力愛春花莫忘歡樂時濟曰武勗其妻善愛儀容

生別已見上文

莫忘平生歎樂之時善曰春華喻少時也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銑曰此言入於匈奴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向曰此詩贈別友人也燭燭月光也謂平曉之際月猶在馥馥

香氣也善曰藁頡篇曰馥馥也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芳善本作芳字馨良夜發

隨風聞我堂清曰蘭芳之香隨風而至於堂中善曰秋月既明秋蘭又馥遊子感時彌增戀本也征

夫懷遠路游子戀故鄉翰曰見明月與蘭芳征夫游子感於時物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

故鄉改正之後也楚辭曰嚴霜寒冬十二月晨起踐疑嚴善本作霜善曰漢書武帝太初元年改從夏正此或

別各在天一方翰曰江漢流不息浮雲去靡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託山隔海善本作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

楚辭曰仰浮雲而求歎山隔海善本作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

楚辭曰仰浮雲而求歎山隔海善本作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

銑曰中州帝都也悠遠也善嘉會難兩遇歡樂殊未央願

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良曰兩遇再遇也此戒友人言嘉會難以再遇歡樂之事殊不可止

願君崇令德之美隨其時物當愛光景勿以我為憂也善曰嘉會令德已見上文景光即光景也楚辭曰借光景

以往

四愁詩四首

張平子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翰曰時為太史令主陽嘉中出為河

間相向曰陽嘉元年出為河間王相河間王和帝子善

政陽嘉五年為永和元年又曰順帝初衡復為太史令陽嘉元年造侯風地動儀永和初出為河間相而此云陽嘉

中誤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翰曰謂河間王善曰范曄

也

問孝王開立四十二年順帝末建六年薨子惠王又多豪

政嗣傲恨不奉法憲然考其年月此是惠王也

右并兼之家濟曰豪謂富家也右謂權勢交者富者取利

李竟文類曰有權勢豪右大家也漢書曰禁兼并衡下車

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也

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向曰下車謂始至之時衡政理威嚴

班伯為定襄太守其新猾善本作姦行巧劫皆密知名

下車作威吏民竦息善曰漢書曰

猾亂也行巧詐下吏收捕盡服擒向曰下命於獄吏使收

之人皆自知其名繫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間境也

郡中大治爭訟

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良曰謂政教衰禮義薄

得志善曰楚辭曰心鬱鬱之憂思獨永歎而為四愁詩依

善本無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

依字

為小人濟曰雰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良曰貽而懼讒

邪不得以通銑曰懼不得其辭曰

一思曰翰曰題首為愁而此為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

之梁父甫艱良曰太山東岳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

梁父太山下小山名善曰言王者有德功成則東封泰

山故思之太山以喻時君梁父以喻小人也漢書曰有泰

封太山之梁父側身東望涕霑翰平濟曰意愁王室志所

衣襟也言如鳥之有羽翰善曰楚辭曰美人贈我金錯

刀何以報之英瓊瑤向曰美人君也古者諸侯王佩刀以

我意推之善曰漢書曰王莽鑄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

其文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曰詔

賜應奉金錯把刀毛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又曰

尚之以瓊英乎而路遠莫致倚道遙何為懷憂心煩勞翰曰小人容賢者所入讒邪執權忠臣莫致故雖欲報君以仁義讒邪所疾如路遠不可致也倚立而道遙不得志也煩勞謂憂王室也但以此意下文皆可知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銑曰桂林南郡桑所游也

托思明君矣湘水江名深不可涉善曰漢書曰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又曰湘水出零陵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君側身南望涕霑襟善曰楚辭曰泣美人

贈我琴善本作金字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良曰琴雅器也以美玉飾之琅玕美

玉也玉盤美器可以致食言雙者美其偶也善曰尚書禹貢曰厥貢惟球琳琅玕古詩曰委身玉盤中歷年異見食應劭漢官儀曰路遠莫致倚惆悵平何為懷憂心煩傷封禪壇有白玉盤

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濟曰漢陽岐西也謂西伯

行化之所故思之岐西有隴阪言長不可行也善曰漢書曰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阪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側身西望涕霑裳善曰古長歌行美人泣涕忽沾裳

贈我貂襜褕昌綸何以報之明月珠善曰蔡雍獨斷曰侍

中中常侍加貂蟬說文曰直裾謂之襜褕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明月珠也路遠莫致倚跼

蹢何為懷憂心煩善曰楚辭曰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

紆屈也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翰曰鴈門郡名在北帝顯

頊之位也北方多雪紛紛雨雪兒善曰側身北望涕霑巾漢書有鴈門郡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

善曰說文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良曰玉案美器可以

致食善曰錦繡有五采成文章玉案君所憑倚喻大臣
亦為天子所恃謂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
去項歸漢漢王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銑曰
賜臣玉案之食也善曰楚辭曰
叱增歎兮如雷

雜詩一首五言 善曰雜者不拘流

王仲宣雜詩此意思友人也

日暮游西園寫我善本作興憂思情向曰西園鄴曲池揚

素波列樹敷丹榮銑曰列行敷布曰丹榮花也善曰楚辭

日水楊波亦有女懷春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鳴良曰特孤也懷春謂

兮杳冥冥詩曰有女懷春裹衽善本作衽欲從之路險不得征濟曰裹舉

也言欲舉衣襟以取此鳥鳥飛高遠路乃懸險不可行之

喻思友人遭遇亂代故不得行也善曰說文曰作衣衽

也音今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飄善本作揚塵起白日

忽已冥向曰飄舉也風起舉揚塵埃喻兵戈暴起冥暮也

冥夜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翰曰何懼不逢聖君合併其道以忠事之善曰幽通

賦曰精誠發於宵寐尚書王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雜詩一首五言

劉公幹

職事煩善本作填委文墨紛消散銑曰言事煩填積於目

而多或見消散謂疏理也善曰漢書馳翰未暇食日昊

不知晏向曰馳翰謂走筆晏息也善曰翰墨沈迷簿領

書回回自昏亂良曰事繁令人沈迷昏亂簿領書謂文書

錄之史記曰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司馬彪釋此出西城登
莊子注曰領錄也楚辭曰腸回回兮盤紆釋此出西城登
高且游觀翰曰去此煩亂方塘含白水中有鳬與鴈塘他

也鳬鴈皆水中游鳥善曰楚辭曰安得肅肅羽爾從游
乘白水而高驚毛詩曰弋鳬與鴈善
爾浮三字波瀾去協韻銑曰肅肅飛貌言厭煩亂願得
日毛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雜詩二首

五言 善曰集云袍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

魏文帝

濟曰此詩帝未即位尚為漢行征伐也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

善曰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毛詩曰冬日烈烈又曰北風其涼

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良曰展轉卧不安貌嗟時亂有良曰展轉卧不安貌嗟時亂有

展轉不能寐彷徨忽已久白露露我裳

善曰白露已見上文說苑曰孺子不

覺露之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

橫向日天漢河也詩云嘒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從橫言

彼小星三五在東毛萇曰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善曰

三心五噉四時更見也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

思日嚶嚶草蟲躍阜螽毛萇曰草鬱鬱多愁善本作思

絲思故鄉良曰感時物思故鄉也善願飛安得翼欲濟河

無梁濟曰願飛思歸速也欲濟無梁謂志欲濟時而無人

飛無翼楚辭曰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翰曰向此而思

北西有浮雲亭亭如車蓋翰曰此意為漢征吳之時西北

雲似也善曰亭亭迴遠無依之貌惜哉時不遇適與飄

風會向曰不遇平時征伐不止如雲與風相吹我東南行

行善本作行至吳會銑曰雲隨風去至於吳會謂伐吳也

至者據已入其地也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

畏人向曰棄置伐吳之役勿復陳說意思歸也畏人謂

朔風詩一首 四言

曹子建翰曰時為東阿王在藩感北風思歸故有此詩朔北也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良曰騁馳也代

疾也徂往也言馳胡馬疾行而北往也謂胡馬依北風與人同思也善曰代馬已見上文

凱風永至思彼蠻方濟曰凱風南風東阿在魏見南風思藩也善曰

毛萇詩傳曰南風謂之凱風禮記願隨越鳥翻飛南翔銑曰

越鳥思南越故也善曰四氣代謝懸景運周翰曰四時代

謂終一歲也謝去也懸景日也運行也善曰爾雅曰四

氣和謂之王燭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外馳周易曰懸象著

明別如俯仰脫若三秋向曰別兄弟俯仰之間忽如三秋

不見如昔我初遷未善本作華未希良曰初遷謂遷謂藩

三秋兮善本作今我旋止素雪云善本作飛銑曰旋還止至也

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善本作俯降千仞仰登天阻濟曰並言

露希與稀同古字通也此也天阻謂山高若登天也喻時有譏謗身在危險亦如

郭林宗論獲不韋曰城關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植曰

官府幽絕寒暑已見鸚鵡賦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善曰商君書曰夫飛千仞

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求乖別銑曰言事亦易為

同袍共被之義善
曰同袍已見上文
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
之向曰子謂諸兄弟芳草喻道德也言子好道德豈忘遺
茂秋霜悴之悴傷也善曰古詩君不垂眷豈云其誠曰良
曰蘭澤多芳草方言曰悴傷也君雖不垂眷已則豈得不言其誠蒼頡篇曰豈莫也秋蘭
可喻桂樹冬榮榮翰曰秋蘭香草可喻德馨不歇也桂樹冬
桂以冬榮以可喻性楚辭曰秋榮絃歌蕩思誰與銷愁善本
蘭芳青青又曰麗桂樹之冬榮
臨川暮思何為泛舟以蕩洗憂思誰與同之日暮臨川
而增思何以能為泛舟言不能也善曰絃歌可以蕩條
悲思誰與共奏以消憂也臨川日暮而又相思何為汎舟
語曰秦汎舟乎河豈無和樂游非我鄰和樂蓋為游非
我鄰鄰也善曰言豈無和樂以誰忘泛舟愧無榜人
蕩思乎為遊非我鄰故不奏也

翰曰誰忘此泛舟之樂今兄弟別離憂思之情不濟故以
榜人託詞榜人行舟人也善曰豈忘汎舟以相從乎愧
無榜人所以不濟也榜人喻良朋
也張揖漢書注云榜人船長也

雜詩六首 五言

曹子建 善曰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絕賢
人為入竊勢別京已後在郢城忠卿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善曰新語曰高臺喻京師悲風
言狹比喻小人新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良曰此意以
序曰高堂百仞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友人也之子

友人也迴遠也善曰江湖喻水人隔方舟安可極離思故
藏毛詩曰之子于征爾雅曰迴遠也善曰爾雅曰大夫孤鴈飛
難任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毛萇詩傳曰極至也

南遊過庭長哀吟朝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

翩翩傷我心 善曰翹舉也見孤鴈南度過其庭而飛舉思
慕遠人願託附鴈之遺音傳示友人謂友人

在南鴈飛既速形影忽復不見乃傷心也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

濟曰此詩自喻遭此譴逐出帝都也善曰說苑曰魯哀公曰

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

何息迴

善本作迴字

颶舉吹我入雲中

向日迴遠也我即此轉蓬也

善

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

善本作

窮

呂氏春秋曰風乎其高無極也仲長子昌言曰

善曰

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其所登子若昇天路也

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

蓬似

客游遊從戎事心之警亂不定也

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

韓曰毛皮裘也褐短衣也

薇藿草菜之食也而此衣不掩覆我形此食不充飽我腹謂情理迫窘如此也非植真然蓋以刺時

善曰淮南子

曰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言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列女傳曾子謂黔婁妻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

文子曰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

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莫復道言道之不益但憂令人老而已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沉憂古詩曰思君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

銑曰綺縞素帛之類繽紛言亂多善曰小雅曰縞之精者曰縞

古老

明晨秉機杼日吳不成文

向曰言愁思多亂故自晨朝執其機杼至暮竟不成

文章

善曰言

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

濟曰悲愁聲哀故入青雲

憂甚而志亂

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

良曰良人謂夫也善

已歷九春

善曰一歲三春故以三年為九春言已過期也纂要曰九十日故九春

飛鳥繞樹

翔噉噉

鳴索羣

韓曰噉噉鳴貌索求也鳥且求羣而況於人手善曰楚辭曰聲噉噉以寂寥

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銑曰南流景日也日光遠近皆同人無不見故願託馳光見其

也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韓曰以佳人喻賢人不見重於時也善曰楚辭曰受命

不遷生南國謂江南也佳人已見朝游江北岸夕宿蕭湘上文毛詩曰何被穠矣華如桃李

朝游江北岸夕宿蕭湘

朝游江北岸夕宿蕭湘

汴善本作日夕宿湘汴向曰湘亦江水時俗薄朱顏誰

為發皓齒誰曰朱顏皓齒皆喻賢人美才也時俗既薄之

人皓齒又曰美善本作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翰曰國

其尊也善曰歲暮已見上文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

鴻榮耀春華

僕夫早嚴駕吾將行遠善本作游遠游欲何之吳國為我

仇楚辭曰僕夫御車人也早命嚴整其駕將伐吳也善曰

輕舉兮遠遊說苑楚王謂淳于髡曰將騁萬里塗東路安

足由向曰為國家者當馳騁萬里之外以開土宇江介多

悲風淮泗馳急流良曰介間也淮泗二水名也孟子曰禹

排淮泗而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

國憂濟曰若濟此水惜無行舟喻心雖願為而不見用所

司馬相如補疾閑居范曄後漢書梁竦歎曰閑居可以養志毛詩曰其心首疾

飛觀百餘尺臨牖仰善本作樞軒善曰觀樓也仰憑倚也

爾雅曰觀謂之闕御猶憑也說文曰樞遠望周千里朝夕

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善本作自閑良曰勇士見國

也善曰風俗通曰烈士者有不易之分國讎亮不塞耳

心思喪元向曰亮信塞滅元首也善曰塞謂杜絕也孟子

曰勇士不拊劍西南望思欲赴泰山善曰塞謂杜絕也孟子

力故赴之也而言西南望者謂從吳望乃在西南也善

曰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太山東岳接吳之境西喻

蜀賁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岳意與此同也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濟曰絃急以喻

情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

翰曰陽景日也微陰翳日者倏臣蔽君明而教令偏促於下以

多征役風為教令也衣者近人之體謂教令偏人也善游

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

向曰此各得其志善曰言得所也大戴禮曰魚遊于水鳥飛于雲

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

良曰言不如魚鳥之得志善

眇兮無所歸薄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

銑曰始出謂初出征時

也善曰嚴霜已見上文毛

詩曰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游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

善曰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又

曰式微式微不歸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良曰嘉賓友人也言

國政也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又曰我心傷悲

雜詩一首 四言

嵇叔夜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

向曰扇動除去也善曰漢書張敞

皎皎亮月麗于高隅

銑曰亮明隅角也善曰古詩曰明

九興命公子攜手同車

翰曰起命公子將同游也龍驤翼

翼揚鑣踟躕

濟曰龍驤馬也翼翼飛也揚鑣踟躕緩行也

賦曰揚肅肅宵征造我友廬

良曰肅肅靜而獨行貌造至

宵光燈吐曜善本作華幔長舒翰曰言宿友人之家鸞觴

酌醴神鼎烹魚銑曰鸞觴盃也刻為鸞鳥之文醴美酒也

且以酌醴善曰毛詩曰誰能烹魚絃超子野歎過縣駒翰曰絃琴歎

之善鼓琴者縣駒古之善歌者今並超而過之善曰杜

預左氏傳注曰子野師曠字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縣駒處

高唐而齊流詠太素俯讀玄虛銑曰太素玄虛皆自然也

石善歌太初形之始太素質之始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

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史記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應

用變化無方孰克英賢與爾剖符銑曰孰誰克爾故也剖符

駟我英賢與汝俗士合契而為仕乎善曰言詠讀妙道

遊心恬漠誰能以英賢之德與爾分符而仕乎班固漢書

述曰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東觀

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雜詩一首五言

傳休奕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傳玄字休奕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隸校尉卒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良曰進德脩業故惜日短夜愁

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古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

詩曰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

濟曰夜攝去寢衣步於前庭善向曰景數也謂鴈影映於月光而色玄也形又隨其形而

動鴈響逐風歸於空房謂下文述清風與微月故此先言

之清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善曰禮記曰繁星衣去聲善

字青天列宿自成行翰曰繁星布於天如人身著衣也喻

位備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銑曰鳥鵲之類皆曰野鳥

庭之東也善曰古詩曰秋蟬鳴樹間纖雲時髣髴溼露

露我裳

銑曰纖輕也髣髴似有不分明貌渥濃也曹植魏德論曰纖雲不形陽光赫戲劉楨詩曰

月垂素光玄雲為髣髴露沾裳已見上文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向曰時之

已久故北斗迴轉而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為霜翰曰上文所云繁

多讒邪之道浸潤如渥露初霑人衣也復恐讒積至甚落

如凝露之結為霜善曰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為霜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濟曰讒邪既成則身危也如霜露

光流沒矣流光日也此說夜故云月也

雜詩一首 五言

張茂先

欲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

良曰晷日也度度數也說文曰晷景也孫卿子曰四時

代東壁正昏中涸固善本作陰寒節外向曰東壁星名孟冬

御之月日昏東壁中涸

陰謂此時有堅冰也外進也善曰禮記仲冬之月昏東壁中左氏傳申豐曰深山窮谷固陰亟寒繁霜降

當夕悲風中夜興

善曰毛詩曰正月繁霜

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

銑曰朱火燈也青無光謂寒氣迫之也蘭炷也寒氣盛故燈夜凝也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楚辭

以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注曰坐重衾無暖氣挾纈如懷冰

濟曰衾被也纈細絲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

續伏枕終遙昔寤言莫予應

翰曰遙長昔夜也寤言謂卧而語無人應我也善曰韓

詩曰寤寐無為展轉伏枕廣雅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

曰昔夜也毛詩曰獨寐寤言向曰長思人事慮興亡之理慨然有歎而獨撫膺也崇興

替廢膺膺也善曰楚辭曰永思兮內傷國語藍尹亶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列子曰撫膺而恨

情詩二首 五言

張茂先

清風動帷簾晨月燭

善本作

幽房

鏡曰晨月謂夜將曉時獨照也此二詩閨情也

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

向曰佳人謂夫也蘭香也無容光言寂然也

善曰古詩曰盧

家蘭室桂為梁曹植離別詩

襟懷擁虛

善本作

景輕衾覆

空牀

翰曰擁抱也言襟懷之中但抱虛影而輕被覆於空牀也

居歡惜

善本作

夜促在戚

善本作

怨宵長

濟曰謂夫未行之時居歡愛之情懼其夜促今在憂念怨此夜

長惜懼戚憂宵夜也

善曰一云居歡惜夜促爾雅曰惕貪也若蓋切

撫

善本作

感慨心內傷

游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

向曰逍遙緩步貌佇立也

善

結幽蘭而延佇

蘭蕙綠清渠繁華蔭綠渚

銑曰蘭蕙香草綠清渠而出繁華莖葉蔭覆綠

也佳人在茲取比欲誰與

翰曰夫行不在今取

巢居知

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向曰巢居鳥也穴處蟲也

言蟲鳥豫知風雨由其久處巢穴習性所知喻人若不曾為遠別何知慕侶之憂甚邪

善曰春秋漢舍孽曰穴藏

先知雨陰曠未集魚已歟

已歟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搖鳥已翔韓詩曰鵲鳴于垤婦歎于室薛君曰鵲水鳥巢居知

園葵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翰曰葵之為物傾心向陽如臣事君以心敬也故託之為詩也

善曰晉書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囹譖機為倫

作禪文賴成都王賴故之兇死故作此詩以葵為喻謝頴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

向曰鬱盛也

朝榮東北傾夕頽

西南晞

銑曰葵性衛足朝日出則東榮葉向東傾夕陽在西則傾心向日穎心晞日也

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與終始哉零露垂鮮澤朗月

耀其輝良曰零落也言露垂鮮澤以沐之月舒光以照時

逝柔風戢歲暮商飈善本作飛濟曰逝往也柔風春風也

乃至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曾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

向曰曾雲無溫液謂重雲無夏雨也此上四句皆喻在吳

被破而來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漢書曰孫寶

成嚴霜之威幸蒙高墉德玄景陰素糝翰曰至晉蒙天

亦如高牆玄陰之敷庇蔭素糝花墉牆也玄謂墉陰之

色玄黑景歎也善曰爾雅曰墉謂之墉說文曰糝草木

華盛貌也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向曰言葵之豐條並於春盛之時落葉後於秋時而衰也

心喜晚彫以為福而且忘孤生之悲也謂從吳來至此孤

思友人詩一首 五言

曹顏遠良曰臧榮緒晉書云曹摅字顏遠譙

國人也篤志好學參南周中郎將遷

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適等浸掠城邑遇

戰軍敗死之摅與歐陽建俱以名稱相得

故作此詩思之

密雲擊陽景霖潦浩善本作庭除銑曰翳掩也陽景日也

善曰周易曰密雲不雨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嚴霜彫翠

草寒風振纖枯良曰纖細也枯槁木也善曰稟天氣清落

落卉木疎善曰古詩曰稟稟歲云暮杜篤首陽山感時歌

蟋蟀思賢詠白駒翰曰蟋蟀詩篇名感歲暮也白駒詩篇

歲聿其暮又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

毛萇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鄭玄曰絆之繫之欲留也

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風善本作俱通為懷人也與迴風俱

飛願遠去也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向曰歐陽建也善

詩曰嗟我良友惟彥之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銑曰精

選然此歐陽即堅石也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廣雅曰奧藏也機樞機也善曰周

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良曰十日為旬月初曰朔微妙之

曰夫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劉子駿書善曰論語崇爵織

清陽未可俟翰曰詩云子惠思我褰裳涉澹澹水也故此

涉澹又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萇

目之清陽眉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向曰引領出望但益

也檐屋檐也善曰阮瑀止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兮意

謂是而復非莊子徐無鬼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數月見其

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期年

也見似人者而嘉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

感舊詩一首

曹顏遠

善曰此篇感故舊相輕人情逐勢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濟曰富貴者雖不肖人皆附之

貧賤者雖賢人皆恥之以無所親望故雖親乃廉藺門易

離也善曰鵲冠子曰家富踈族聚居貧兄弟離

軌田竇相奪移銑曰廉頗失權而門下賓客皆移於藺相

竇嬰勢歸於太尉田蚡蚡雖去職以太后故言事多效人

趨勢利者皆去嬰歸蚡也勢利相奪有如此者善曰史

記曰藺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

諫曰臣去親戚而事君若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

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匿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

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漢書曰竇太后怒免丞相

竇嬰太尉田蚡嬰蚡以侯居家蚡雖不任職以太后晨風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也

集茂林栖鳥去枯枝良曰晨風鷦也其集於茂林則栖鳥皆懼而去飛就枯枝也善曰毛詩

鳥鳥皆集於苑已獨集于枯黃石公兵書曰樹杪者鳥不棲也

今我唯困蒙羣善本作郡字士皆善本作所字背馳善本作困於蒙暗

走羣賢士子皆背我而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向曰敦重懿美

也言卿人重美義濟濟盛多為我庇蔭假與我光儀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鸚鵡賦曰

侍君子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向曰詩云有客宿賓則為頌美客也湛湛露斯

匪陽不晞厥厥夜飲不醉無歸今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

歧濟曰今臨歡樂何所為歎也蓋恐素絲逐染人心有易也路歧與之多失其所以據也善曰禮記曰執紼不

笑臨樂不歎淮南子曰揚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可以比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

閱其別與化也

雜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善曰贈答何在陸前而此居後誤也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閑房來清乘陵也陵亦侵也

氣廣庭發暉素翰曰清氣微風也暉素月色也善曰暉素月日光也古長歌行曰照照素明月暉光

燭我靜寂愴然歎惆悵忽善本作出字游顧向曰秋物凋落閑夜無友故愴然發

歎出戶游望也顧望也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良曰垣善曰惆悵已見上文

案下視也善曰垣草易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步此時物此時物

見草露之理心達於虛無而覺體輕故若仙步善曰言既悟二物故當全形養生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張湛

曰心虛則形全劉梁瞻彼陵上栢想與神人遇耐寒而不

周故想與神仙之人與之遇合求長生也善曰古道深難
詩曰青青陵上栢文子曰天地之間有神人真人
可期精微非所慕濟曰大道深遠難可期知精微之理亦
道深未可得名山歷觀行禮記曰勤思終遙夕永言寫情
德產之綴也精微鄭玄曰緻密也
慮向曰勤勞遙長也善
曰尚書曰歌永言

雜詩一首 五言

王正長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王瓚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善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向曰感離別也朔北也邊馬胡馬也善曰蔡琰詩曰北風厲

弓肅冷冷胡笳動兮邊馬鳴

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

濟曰胡何寧安析離也靡靡漸

進也言何能安此分離之情漸進時序忽至今王事離我志

殊隔過商參

良曰國家之事離別我志殊方隔絕過於商參之星不可相望商則辰星也善曰毛詩

曰王事靡盬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昔往鷦

鷦鳴今來蟋蟀吟

翰曰昔往春時相思忽已秋矣鷦鷯春鳥蟋蟀秋蟲善曰毛詩曰春日遲遲

蒼庚嗒嗒聖主得賢臣

人情舊鄉客鳥思栖故林

善本作人情懷舊鄉

客鳥思故林銑曰鳥去巢而游者必還師滄久不奏誰

能宣我心

向曰師滄古之善鼓琴者以喻不見所思之人誰復能宣通我心志也善曰韓子曰衛靈公

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宿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而說之召師滄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滄曰諾因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滄明日報曰臣得之矣

雜詩一首 五言

棗道彦

善曰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彦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太慰

賈充為伐吳都督請為從事中郎遷中庶子卒翰同善注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

向曰吳寇孫氏也殄絕象道也言亂我家國正道勞吾軍旅

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七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天子命

上宰作蕃于漢陽

良曰上宰賈充也王吳都督江漢而道彦為之從事善曰上宰賈充也毛詩

曰伶人惟藩毛

曰伶善也藩屏也左氏傳晉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漢陽漢水之陽

也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

濟曰賈充招聘賢士立於軍旅而用之建立元善也王帛

聘賢之重禮

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禮記曰天子八十一元士王逸楚辭注曰天下賢人將

持玉聘而遺之呂氏春秋曰聘名十

子非荆山璞謬登

和氏場

銑曰道彦自謙才非荆山之玉和氏知玉者謂謬當進用如非玉登於王場善曰韓子曰楚人和

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羊質服虎文鸞

善本作燕字

翼假鳳翔

翰曰入之非材如羊

有虎文色也鸞鳥假為鳳皇之飛善曰楊子法言曰既懼非日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也

所任怨彼南路長

向曰謂賈充用我懼不當所任怨嗟不堪任重致遠故云怨彼南路長善曰

曹子建贈白馬王

千里既悠邈路次限關梁

向曰悠邈遠也限隔梁橋

詩曰怨彼東路長

僕夫疲

善本作罷字

遠陟

善本作涉字

車馬困山岡

翰曰僕夫駕車馬人也陟外也善曰僕夫已見上文

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

銑曰暨至

也穹蒼天也善曰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爾雅曰穹蒼天也

豐草停滋潤霧露霑衣裳

翰曰豐長也言草上傳霧露之滋潤行人拂之乃霑衣裳善曰

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露沾衣裳已見上文

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

銑曰

而黑故云玄林善曰

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

善曰廣雅曰感

高唐賦曰玄木冬榮

傷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翰曰弧弓也人生男子則懸也善曰禮記曰國君太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矢六射天地四方又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六射之義也韓詩內傳曰男子生桑弓蓬矢安得恒逍遙端坐守閨房翰曰人生志在四方何得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翰曰但為義道相引割情行於外而內之感別難可忘也善曰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雜詩一首 五言

左太冲

善曰冲于時賈充徵為記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詩

秋風何烈烈善本作白露為朝霜善曰毛詩曰兼葭秉條且夕勁綠葉日夜黃良曰柔條木之生榮至秋節而明月出雲崖噉噉流素光銑曰崖畔也噉噉明兒善披軒臨前

庭噉噉晨鴈翔齊曰披開軒戶也噉噉聲也善曰軒長庭噉噉晨鴈翔廊之鴈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噉噉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翰曰言高志以四海為局小而淮南子曰塊然獨處壯齒不恒居歲暮常慨慷向曰壯年也言少年顏色不常居住忽即衰老故常為歎歲暮謂衰暮之年也慨慷歎聲也善曰廣雅曰齒年也

雜詩一首 五言

張季鷹

濟曰晉書云張翰字季鷹吳人也有清才而縱任不抱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齊

王固辟為東曹掾善曰今書七志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文藻新麗齊王固辟為東曹掾觀天下亂東歸卒於家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善本作翠黃華如散金良曰總集也言木之青條蒙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密若集翡翠之鳥也華花也

良曰雖嘉卉信有可觀見其榮必有衰難久耽樂感之於心也善曰西京賦曰嘉卉灌叢爾雅曰耽樂也毛萇詩傳曰耽樂之夕者也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路既已絕矣乃復頓足下流託幽深之居善曰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頓猶止也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向曰壯少也貧賤衰老之至若故來而相尋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顏曰既以衰暮貧賤歡樂之色不照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吟嗟歎所不能及也但古人之常理亦何謳賤知天命者可以自慰也善曰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

雜詩十首 五言

張景陽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良曰蕩精蜻蜩列吟階下飛蛾

拂明燭立秋蜻蜩鳴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火也君

子從遠役佳人守螢獨濟曰佳人婦人也蠟燭善曰易通卦驗曰君

人已見離居幾何時蠟燭忽改木幾時也燭火也忽疾也

上文論語曰鑽燧改火禮舍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

生為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房櫬無

行跡庭草萋已善本作綠善曰權亦房之通稱萋盛貌

詩曰秋草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善曰淮南子曰窮谷

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感物

多所懷沈憂結心曲良曰感此時物憂氣結之於心也

上文毛詩曰亂我心曲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

翰曰大火心星名七月即見西南西南坤位故曰坤維秋則日

行於西道陸道也善曰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也淮南子曰坤維在西南又曰斗指西南維為立秋續漢

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杜預左傳注曰陸道也浮陽映翠林迴風善本作扇綠竹

向曰浮陽日光也騰風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善曰蘭菊並香

草而露需其龍蟄立暄氣凝天高萬物肅良曰七月龍蛇蟄藏而夏暄之

上如栖止也氣凝而為霜露秋物凋落天地廓然而高萬物皆被肅殺之氣

蟄蟲壞戶廣雅曰蟄止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天高而氣清毛詩曰九月肅霜毛萇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

物也尸子曰西方為秋秋肅也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翰曰萬物草木肅敬禮之至也

木之弱條未堅者已為霜殺不復重結其勁芳草之華豈能再香也蕤草木華也馥香也善曰文子曰冬水可折

夏條可結時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濟曰九州外有瀛海以繞人國言人

難得而易失

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

濟曰九州外有瀛海以繞人國言人

居於此中死生之疾如鳥飛於目前也忽疾也善曰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中州也中國外如赤縣州者九乃

所謂九州也於是有一瀛海環之人民禽獸草木能相通者如

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其外天

地之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向曰孔子在川上云逝者

所以自勗勉也前脩猶前賢也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楚辭曰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罪蔡琰

詩曰竭心

自勗厲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銑曰金風秋風也秋為白藏故

氣候也啓開期候也善曰西方為秋而主金故秋風曰

金風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陰

而赫然魏文帝芙蓉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

池詩曰丹霞夾明月彩采字善本作秋草含綠滋翰曰寒花菊也彩色閑居翫善本

字萬物離羣念善本作所思銑曰此時感物則離羣之情

想戀所思之人也善曰閑

居以見上文禮記子夏曰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綦音其良曰

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蕭育與朱博為友王陽與貢禹為密交述此雨事思友人

不相往來也牘書也綦行跡也善曰漢書曰蕭育與朱

傳為友著聞當此時人為之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往

者有王陽貢公說文曰牘書版也班婕妤賦曰俯視兮冊

墀思君兮履綦晉灼曰綦履跡也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向曰基本也

去王侯道積於身自成基本也善曰周易曰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列子曰無為

無治謂之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翰曰至道之人不嬰

道基也染學於此時也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

南伯子綦曰吾與之乘天地之誠不以物與之相嬰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善本作谷濟曰日出之際東方有

出處朝霞亦丹氣也善曰丹氣謂赤氣若迎日也暘谷日

赤水之氣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

雨足良曰翳翳雲初出見森森雨散見善曰毛詩曰暘

暘其陰毛萋曰如常陰暘然翳與暘古字通論衡曰

初出為雲繁雲為翳蔡雍霖賦曰輕風推善本作勁草凝

膽玄雲之掩掩懸長雨之森森

霜疎喬善本作木楚辭曰疎猶驚也善曰紛紛密葉日夜疎森

林森如束翰曰木葉密則枝重葉既疎疇昔歎時遲晚節

悲年促向曰疇昔少時歎歲時來遲晚節衰暮悲年華促

上書曰至其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善曰百憂言多也

晚節末路凶安在也司馬季主善卜也善曰史記曰司馬季主皆

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與賈誼遊於市中謁司馬季

主請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濟曰章甫冠也資貨也言將此

明德諸越以喻流俗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

幽荒險阻之路而越人之俗皆斷髮而此冠則無用矣
越名駱越王姓也祝漸也善曰史記曰東海王搖者其
先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駱氏搖率越人佐漢漢立搖為東
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為東甌王徐廣曰駱一作駱穀梁傳
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
日向冠不用於越將何所設之此疾時君不用賢之甚也
善曰冠無所設以喻德無所效也西京賦曰窮年忘歸
瓠零瓠的夸瓠璠下煩魚目笑明月良玉也魚目魚之目
精白者也明月寶珠也今越人以斷髮為美時君以小
人為賢亦猶以瓦質夸於良王翫魚物笑於寶珠善曰言
流俗之失也爾雅曰瓠瓠謂之璧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
虎將以瓠璠斂維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明月珠已見
文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
郢中之歌有陽春巴人二曲陽春高曲和者甚少巴人下
曲和者數千人故知能否斯別亦猶章甫與斷髮之異而
賢者與小人不同善曰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
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

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流
尹文子曰形之與名居然別矣楚辭曰攬騶轡而下節
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善曰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
俗末俗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

關名其山峻阻路狹也峭峻也善曰庾仲雍荊州記曰
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關之屬也鄴元水經注曰魯陽關水
出魯陽關分頭山說苑齊王曰大國之咆虎響窮山鳴鶴

聒空林日說文曰咆嗥也窮山空山也聒聲多也善
淒風

為我嘯百籟坐自吟良曰淒寒也嘯風聲也百籟謂諸孔
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莊子子感物多思情在險

易常心竭來戒不虞挺轡越飛岑輪曰感此山藪之物思
游曰地籟則衆竅是無故自吟曰坐也

懼故易恒常之心濟曰竭去也見險阻恐有顛墜故戒
不虞虞度也險事不可測度恐有非常也挺猶舉也飛岑
高山也善曰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王陽驅九折周文**
永自踈周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走岑音吟 向曰周文王行過險阻則走如避風雨也
史行部至邛雙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
以病去及王遵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
邪吏對曰是遵叱其馭白驅之王陽為孝子王遵為忠臣
然此言王陽驅九折蓋驅馬而去之也公羊傳曰百里奚
與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殺之嚴嚴是文王之
所避風雨者也何休曰其處阻險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
避風也**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向曰經阻勿遲恐墜也言
戒之於今日也善曰漢書杜
業上書曰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旌曰
不定如懸旌於風翩翩而飛是時從軍行也善曰左氏
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

懸旌終無所泊**出覩軍馬陣入聞**善本作**鞞鼓聲**良曰鞞大鼓也
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率之臣間字**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

陣或為塵周禮注曰鞞小鼓也

濟曰羽檄軍書相通者神武天子也善曰漢書高祖曰

吾以羽檄徵天下兵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實天生德聰明

神**長鉞鳴鞘中烽火列邊亭**翰曰長鉞神劍名冠敵將至

候遠近也善曰楚辭曰帶長鉞之陸離王逸曰長鉞劍

名也曹植結客篇曰利劍鳴手中一擊兩尸僵說文曰烽火

燧候表邊有**捨我衡門衣**善本作**更被縵胡纓**向曰衡門

今將捨而去之縵胡纓軍旅之服更易而後之善曰毛

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莊子趙太子惺曰吾王所好劍

士皆蓬頭突鬢**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銑曰有微効之
垂縵胡之纓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
心之所經習也善曰帷謂謀於帷
帳也兵書曰將軍於營張幕也**何必操于戈堂上有奇**
兵翰曰何必操于戈乃為用兵坐於廟堂之上以運籌策
勅敵必滅可謂奇兵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士尹阭為荆

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牆擊於其前而不直西家
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鞆工也吾從之
其父曰吾恃鞆而食三葉矣今從求鞆者不知吾處吾將
不食故不從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也今故不禁也
荆適典兵攻宋尹陷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
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高誘曰擊出也
鞆履也孫武兵法曰奇正
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良曰
折挫前敵衝者衝突於鋒銳也制勝謂制謀必勝也樽酒
搏也俎致肉盤也兩楹謂階間也言為籌策於此乃可制
勝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
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
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俾顧太師曰我為奏成周之
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弇吾欲
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
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
謂也高誘曰春秋注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也敵之
軍能陷破也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
也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
注曰制折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

間其於為國折衝厥難豈
不遠哉兩楹賓主之位也
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翰曰
兵權
不尚巧遲尚拙速也垂名謂疆也善曰孫子兵法曰兵
聞拙速不睹工久陸賈新語曰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
於萬
世也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

濟曰羈束猶拘束也善曰尚
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

五年一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
其所取也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患

下車如昨日望舒

四五圓

向曰下車謂始至也望舒月也四五圓謂經四五
月也善曰下車已見上又楚辭曰前望舒使先

驅王逸曰望
舒月御也

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銑曰欲明時候故
自發問此何時也

胡蝶飛謂春時南園謂故鄉宅之南善曰莊子
曰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司馬彪曰蝶蛺蝶也

流波戀

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

由來有固然

翰曰閩越國人皆刻鏤其身為蛇文如人衣
服也胡馬本北方故心願度燕也且土風何

所冒哉蓋由來有之固然也善曰漢書曰漢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懷陰傷於心度燕即依北風也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東京賦曰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謂耕田之器幽藪謂幽遠之藪

澤也澤北曰陰窮深岡山也善曰論語曰荒庭寂已本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周禮注曰藪大澤也

閑幽岫峭且深凄風起東谷有淪興南岑庭謂草

木生於庭也幽遠之處山峯峭峻入之復深也向曰淪起雲兒言有雲起於南岑也善曰毛詩曰有淪萋萋興雨祁祁毛萋曰淪雲興貌淪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

與箕同說文曰山有穴曰岫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

箕星主風畢星主雨期會也月與箕會則風畢會則雨言雖無此星月之會但起膚寸之雲以成霖雨也四指曰膚

霖三日雨也善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日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公羊傳曰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唯澤雉登隴**雉寒**

太山雲也何休曰膚寸四指為膚

後擁條吟翰曰雉鳴也擁條謂抱樹也善曰磎從水壑無

人跡荒楚鬱蕭森向曰荒草也木叢生曰楚鬱盛多也蕭

說文曰森投耒會循岸垂時聞樵采音濟曰投弃也耒耕

林叢木也

其岸邊時聞樵采之人歌音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公子

奔疾過鄭楚芻牧樵采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蕪杜預曰蕪

也

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良曰重基山也其高可以擬

也

以比心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養真尚無為道

勝貴陸沈翰曰養真謂任性縱逸所尚於無為也道勝謂

山林也善曰曹植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王逸楚辭注曰守真玄默也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

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人執得無為哉韓子解老子曰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慎子曰夫

道所以使賢無柰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柰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又曰道勝則名不彰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蛾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豈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郭象曰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沈也

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者言游思古人典籍也言園謂

廣也翰筆謂寄文辭於筆墨之林言林者謂多也善曰風俗通曰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為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長楊賦曰籍翰林以為主人

黑蛟躍重淵商羊僂野庭
出則致雲雨商羊鳥亦致雨

水也皆天將降雨候善曰淮南子曰犧牛解毛宜於廟性其於致雨若黑蛟高誘曰黑蛟黑蛇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飛集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訪諸孔子孔子曰此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臂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儻大齊有之其應至矣告趣治溝渠脩堤防將有大水為災須臾大霖水溢
飛廉應南箕豐隆迎
況諸國傷害民人唯齊備不敗也

號屏
號屏曰飛廉風神應於南箕星謂好風故也豐隆雷神

辭曰後飛廉兮使奔屬飛廉風伯也楚辭曰屏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雲兮王逸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屏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屏屏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
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

起也言雨師呼則雲起而雨下也
溟
良曰八極四方八角也四溟謂四海也謂天下雲衢起也善曰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八極之雲是雨

天下高誘曰八方之
霖瀝過二旬散漫亞九齡
令翰曰言霖極也四溟四海也

日散漫水大亞次於堯時洪水九年也善曰言今洪雨霖瀝已過二旬水流散漫亞乎九齡也鄭玄詩譜曰堯之末洪水九
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
良曰伏蟄也善年萬國不粒

曰蒼苔
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
向曰洪大也潦雨水也水衣也
浩然方為患害下人懷昏溺之情也善曰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水方為害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沈液漱陳根綠葉腐父秋孔安國曰昏昏墊溺皆病水災

莖銑曰沈液雨水也言漱蕩草根皆陳萎也而木葉之莖以水久注亦以腐爛也善曰漱蕩也鄭玄毛詩箋曰

陳根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翰曰間里室宇皆已頽壞可拔

無煙也水深塗泥車輪之行故無聲也善環堵自頽毀垣

閭不隱形良曰環堵人之小室也垣牆也間里門也皆頽毀故良曰壻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

良曰燼薪也紅粒米也謂有水災生者失業故一尺之薪價重於一尋之桂而米亦貴於玉也善曰戰國策曰燕

秦之楚三月乃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王薪貴

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臣食玉炊桂因君鬼見帝其可得乎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也君

子守固窮大善本作約不爽貞銑曰君子雖處約儉之代語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左氏傳

晉成鯨曰君利思義在約思純爾雅曰爽差也周易曰貞

也雖榮田方贈慙為溝壑名向曰君子固窮雖有曾惠之榮慙為此名也善曰說苑

曰子思居衛緼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

思辭曰既聞忘與不如遺弃物於溝壑取志於烏陵子

比之善本作黔婁生賢使持百金聘之不受黔婁先生亦

賢人魯公使致禮粟三十鐘將用為相先生辭而不受故

景陽慕也善曰孟子章句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

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蠮螬食者過半

矣匍匐往將而食之三咽然後耳存聞目有見也仲子織

屨妻辟蠶以易之過半言仲子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蠮螬也李

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蠮螬也李

以易食也緼續其麻曰辟練麻曰蠶也列女傳曰黔婁先

生死仲子吊之曰先生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

先生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妻

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而辭不為是其有餘貴

也若賞賜之粟三十鐘先生不受是其餘富也其謚為

康不且何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清

節不
求進

文選卷第二十九終

文選卷第三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雜詩下

盧子諒時興詩一首

陶淵明雜詩二首

詠貧士詩一首

讀山海經詩一首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一首

擣衣詩一首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詩一首

齋中讀書詩一首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一首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谿石瀨茂林脩竹詩一首

王景玄雜詩一首

鮑明遠數詩一首

翫月城西門廨中詩一首

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一首

直中書省詩一首

觀朝雨詩一首

郡內登望詩一首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一首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

和徐都曹詩一首

和玉主簿怨情詩一首

沈休文和謝宣城詩一首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詩一首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卞子車詩一首

善本世字下作車中五韻詩一首

直學省愁卧詩一首

詠湖中鴈詩一首

三月三日率爾成詩一首

雜擬上

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張孟陽擬四愁詩一首

陶淵明擬古詩一首

謝靈運擬鄴中詠八首

雜詩下

詩興詩一首 五言

盧子諒 名諱 翰曰時興感時物而興喻情也亦雜詩之類

疊疊 尾 圓象運悠悠方儀廊 向曰疊疊行進也悠悠遠也善曰楚辭曰

歲疊疊而過中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在天成象故曰圓象天地曰兩儀故曰方儀也賈逵國語注曰悠悠長

也爾雅曰忽忽歲云暮游原采蕭藿 銑曰游於原野也蕭藿香蒿也藿豆苗也惜

時逝之意也善曰楚辭曰歲忽忽而逝盡毛詩曰歲北

聿云暮采蕭藿菽毛萸曰云言也又曰蕭蒿也菽藿也 北

踰邱 善本作 與河南臨伊與洛 良曰踰度也邱山名也伊洛

及伊洛 凝霜露蔓草悲風振林薄 所 芳葉零 善

皆水名 藥 芬華落 濟曰械械葉落聲零落也藥藥垂落兒

風械已見射雉賦字 下泉激冽清曠野增遼索 向曰下泉

急冽寒曠寬增益也言流泉至於秋則急流而清激也寬

野之中益以遼遠疎索然也善曰毛詩曰例彼下泉毛

萸曰冽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流急曰 登高眺遐荒極望

激毛詩曰率彼曠野毛萸曰曠空也 無崖 善曰文字集略曰嶠崖形變隨時

化神感因物作

銑曰萬物形變隨時而化神思感之因此

龍一蛇與時俱化爾雅曰感動也老子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王弼曰作生長子曰以虛靜觀其反覆者也

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

惟在玄澹寂冥而已善曰言已

澹乎同彼至人意存玄漠而已莊子曰澹而靜乎莫而清乎王逸楚辭注曰憺安也憺與澹同莊子曰不離於貞謂

之至人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淮南子曰恬然則縱之廣雅曰恬靜也張華勵志詩曰大猷玄漠廣雅曰玄道也又

曰漠泊也說文曰泊無也

雜詩二首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良曰結構廬室也善曰結猶構也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銑曰問君何能如此者自以發問將明下文也遠謂心自幽遠雖處喧境如偏僻也

曰鄭玄禮記注曰爾助語也琴賦曰體清心遠邈難極

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

曰向

菊香草黃華可以泛酒悠然遠負此得性目縱逸也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

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翰曰日暮山氣蒙翠所謂佳也飛鳥書游而夕相與歸于山林此得天性

自任者也而我欲言此真意吾亦自入真意也故遺忘其言而無言也善曰管子曰夫鳥之飛必還山集谷也楚辭曰狐死必首丘夫人孰能反其真情王逸注曰真

本心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於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良

擬采英花也菊有佳色故乘裛露而來之泛之於酒自飲天性故遠達世之情不若我也忘憂物謂酒也善曰

文字集略曰裛全衣香也然露全花亦謂之裛也毛萇詩傳曰掇拾也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毛萇曰非我無

酒可以忘憂也潘岳秋菊賦曰汎流英於清醴似浮一觴萍之隨波經子童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

雖獨進盃盡壺自傾

良曰獨酌獨進杯也又自傾壺不滿也

日入群動息歸

鳥趨林鳴

銑曰衆物之群動者日入皆息故歸鳥趨飛於林而喧鳴也此自合其真理故言之善曰莊子

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尸子曰書動而夜息天之

道也杜育詩曰臨下覽群動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歸

鳥趨

嘯傲

傲字本作

東軒下聊復得此生軒檐也言自超逸

於東檐之下聊復得此生達生之樂也善曰郭璞遊仙詩

性之始也

曰嘯傲遺俗羅得此生劉瓛易注曰自無出有曰生生得

誄貪士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

翰曰萬類各有所託附而孤雲獨無所依蓋以喻貪士也

善曰孤雲喻貪士也陸機鸞賦曰惣美惡而兼融播萬族乎一區楚辭曰憐浮雲之相伴王逸注曰相伴無依據之

貌驩驩虛中滅何時見餘輝

良曰驩驩暗良言暗昧游於虛中終以消滅何復見有光

世謂貪士無榮官之望善曰王逸楚辭注

曰驩驩昏昧貌陸機擬古詩曰照之有餘輝

朝霞開宿霧

衆鳥相與飛

銑曰早朝夜氣已開衆鳥皆飛喻衆人各有所營爲也朝霞謂早時宿霧謂夜氣也善曰

喻衆人也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

向曰此謂因鳥遲遲緩舉其羽未夕來歸謂不及衆

鳥之次貪士亦不及衆量力守故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

存已矣何所悲

濟曰貪士量其微力守其故跡不爲營求常苦饑寒知我者且無矣則爲歎何所悲

也轍跡也知音謂知我者也苟且也已矣歎也善曰左氏傳晉荀吳曰量力而行又向氏曰飢寒之不休誰能恤

楚也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楚辭曰已矣國無人兮莫我知

讀山海經一首 五言

蕭曰山海經者所記衆山百草木禽獸之書潛讀之因而發詠

陶淵明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

銑曰北先述時候扶疎謂枝葉四布兒善曰上林賦曰垂條

扶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
老隔深轍頰迴故人車良曰衆鳥皆欣此茂林之扶疎而
曰大路車馬行多故轍跡深也頗少也言窮巷之曲隔此
書曰張肩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外多
長者車轍韓詩外傳楚狂接輿妻曰門外車轍何其深
歡言酌春酒摘作摘我國中疏齊曰蔬菜也善曰張協
乃周毛詩曰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翰曰夏之暑熱風
爲此春酒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翰曰夏之暑熱風
故曰好風善曰閑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鏡曰泛傳
居藏曰微雨新晴善曰閑後流目於山海經也圖象也善曰周王傳穆天子傳也
謂周穆王傳也穆王車轍馬跡徧於天下故先溥覽之然
山海經也倂仰終宇宙不樂復何知向曰讀此書倂仰之
之外又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毛詩曰既見君子云何

樂不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

五言

善曰齊諧記曰柱

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
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輿爾別矣弟問織
女何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
吾玄後三千年當還耳明且失武丁所在世
人至今猶云七月
七日織女嫁牽牛

謝惠連

落日隱欄楹外月照簾櫳

翰曰楹柱櫳窓也

善曰毛詩

團團滿葉露析析先振條風

良曰團團露析析風聲

善曰毛詩曰

露團芳楚辭曰秋風躁躁

足循廣除

目矚帝曾穹

蹠足謂案步也除庭也矚目謂動目也矚視也曾穹天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惠

益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聲效聲類曰蹠蹠也登樓賦曰循階除而下降說文曰除殿階也又曰蹠蹠開闔目也蒼頡篇曰蹠索視之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靈匹謂牛女相匹貌也穹大也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靈匹謂牛女相匹耦也彌終也謂終年闕於相從會合也善曰毛詩曰倬彼雲漢曹植九詠注曰牛女為夫婦七月七日得一會同也毛萇詩迴川阻暱善本作愛脩渚曠清容親脩遠曠隔也謂長川阻其親愛長隔於清容容儀也長川遠阻皆天河也善曰曹植九詠注曰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之旁爾雅曰暱近也孫炎曰親之弄杼不成藥聳聳驚前蹤曰近也蒼頡篇曰曠疎曠也

弄杼謂織藥文聳踴也言憂此久曠故織不成文聳踴龍轡馳赴前蹤也善曰古詩曰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王逸楚辭注曰蹤軌也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今夕離迄今會而秋已兩今聚便別故夕無雙也善曰昔傾河易迴

幹款情難久悰音琮也天何將斜易為迴轉謂向曉也

故愛情難為久樂即見分離善曰傾河天漢也陸機擬古詩曰天漢東南傾邊讓章華臺賦曰天河既迴歡樂未終如淳漢書注曰幹轉也字林曰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款誠也意有所欲廣雅曰悰樂也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空翰曰沃若龍行良靈駕旋謂牛女龍駕名還歸也寂寥別離之後雲幄已空也善曰毛詩曰我馬維維留情顧華駉六轡沃若陸機雲賦曰藻帟高舒長惟如繞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翰曰謂牛星留情顧戀華寢之處遠心逐心以逐之莊子曰神沈吟為爾感情深意彌重向曰此惠人承龍氣御飛龍也沈吟為爾感情深意彌重連沈吟為之情整巾帶沈吟聊躑躅鄭玄毛詩箋曰爾汝也廣雅曰感傷也鄭玄儀禮注曰彌盡也

擣衣詩一首

五言 良曰婦人擣帛裁衣將以寄遠也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晏運修如催銑曰衡紀玉衡星也度數遷轉無復淹停日行倏忽之疾有如

相催善曰漢書曰用皆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晉灼曰衡斗之中央也爾雅曰星紀斗牽牛也漢書音義曰二十八

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於星紀也說文曰晷日景也周易曰日月運行白露滋困菊秋風落

庭槐潤也蕭蕭莎雞羽烈烈寒蟬子良曰蕭蕭羽動聲莎雞促織也

烈烈聲多負寒蟬善曰毛詩曰六月莎雞振羽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論衡曰夏末寒蜻蛚鳴將感

陰氣也許慎淮南子法曰寒蟬屬也夕陰結空幕宵善本作月皓中閨良

夜陰之氣結集空帷月照於閨房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

攜向曰戒備端整也謂美人之徒相與備整衣裳服裝飾以相招攜也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嫋嫋以嫋左氏傳

曰招攜以禮何休公羊傳注曰攜持將也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濟曰簪玉首飾也鳴

金佩飾也步南庭將攝衣也善曰魏臺訪議曰以玉為簪也古曰簪今曰簪繁飲定情詩曰何以致拳拳縮臂雙金

環欄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銑曰室之高深動聲響切也楹柱也楹長故欄高也善曰

郭璞曰砧木質也然此砧為搗帛之質也故字微芳起兩集略曰砧杵之質也猶金切爾雅曰砧謂之虔

袖輕汗染雙題翰曰芳香也運杵用力故有微汗題額也言雙者兩人對為之善曰說文曰題額也

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善曰紈也素謂帛也君子謂夫善曰君子謂夫

君裁用笥四中刀縫為萬里衣良曰笥箱也夫在遠方故云萬里衣善曰古詩曰相

去萬盈篋若自余手幽絨侯善本作君開濟曰篋亦箱也餘里盈篋類若自余手幽絨侯

也幽密絨封侯待也善曰說文曰腰帶唯疇昔不知今是篋笥也又曰絨束篋也古咸切

非翰曰衣疇與帶尺度長短准舊所裁不知今是與非也疇昔謂舊日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南樓中望所遲去客一首五言山志曰始寧又北轉一汀

七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
自南樓百許步對橫山

謝靈運翰曰靈運登樓望所待客未至故作是詩所待也

杳杳日西頽漫漫長路迫登樓為誰思臨江遲來客銑曰杳杳

遠自漫漫長自迫近也喻衰老而長逝之路近也故云登樓為誰思但臨江待客以寫憂思善曰楚辭云日杳杳

以西頽路長遠而窘迫王逸注曰言道路長遠不得復還憂心迫窘無所舒志也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遲猶思也

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善曰陸機贈馬文熙詩曰問子別所期耀靈緣扶木三五謂十

五日也禮記日月三五而盈也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向曰客與我別時所期十

五日也今已至期猶復未至也三五十五日也圓景已滿謂至期也佳入謂君子也適謂適所意也善曰曹子建

贈徐幹詩曰圓景光未滿衆星繁已繁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杜預左氏傳注曰適歸也即

事怨睽苦攜感物方悽戚善曰即事即此離別之意也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

呼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周易曰睽睽也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孟

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良曰即事謂此事也睽攜乖離也感物謂上頽曰長路也悽戚憂也

心有所待時必易久故自夜至明若隔於一歲瑤華未堪

也善曰楚辭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其若歲折蘭茗已屢摘翰曰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瑤此花

堪折謂孟夏時未花也蘭茗亦香草比君子故屢摘以相思欲贈遠茗英也善曰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

乎離居又曰被石蘭兮帶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先歷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

善曰楚辭曰媒絕路阻言不可結而贈也毛萇詩傳曰問遺也又曰慰安也林育金谷詩曰既而慨爾感此離析

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覲濟曰雖蘭茗屢摘而道路遠阻

情也登樓望遠訪於行路之人引領之間冀良友之可見也善曰毛詩靜文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爾雅曰覲見

也良覲謂見良人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五言銑曰田南靈運所居之南也樹立植種也引

流水種木為援如
牆院也援衛也

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病立

善本作亦字

園

中向曰樵採隱

之人俱在於山所為不同立有養病園

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則同所以山則異豈不信之乎高彪與馬融書曰公今養病傲士說文曰病病也

困中

善本作中園

屏氛雜清曠招遠風

濟曰屏去氛穢喧雜招求幽遠之風善曰范

辟復漢書仲長統曰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廣雅曰曠達也

卜室倚北阜啟扉面南江

良曰卜度倚背阜山啓開扉門也善曰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啓扉

激澗代汲井捕權當列

墉

翰曰激澗感水上高處用之代汲水於群木既羅戶衆并栽插槿木以為周牆也列周墉牆也

山亦當

對善本作

窓向曰群木羅列於門衆山當窓而見也

靡迤趨下岫

善本作田

迢遞瞰高峰

銑曰靡迤細走貞迢遞高遠負趨走寡欲不瞰視也善曰西京賦曰瀟漫靡迤

期勞即事罕人功

濟曰思之少欲不期為勞就此山事希用人力也即就罕希功力也善曰老子

曰少私寡欲即事即此

唯開蔣生徑求懷求羊蹤

良曰將開此徑

營室之事也已見上文

長懷此蹤也善曰三輔史錄曰蔣詡字元鄉隱於杜陵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遜名毛萇詩

傳曰懷

賞心不可忘妙善異皆

善本作能字

同翰曰賞心之樂不可忘者則妙

善之道所望同於古人也善曰莊子曰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也八年而不知死生九年大妙

郭象曰妙善同故無往而不冥也

齋中讀書一首

五言銑曰齋靜室也善曰永嘉郡齋也

謝靈運

昔今游京華未嘗廢丘壑

向曰京華帝都也言昔游帝都丘壑之情不忘也丘山壑水也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漢書班嗣書曰夫嚴子者漁釣於一壑萬物不干其志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也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漠良曰矧况跡事也寂漠閑靜也言心乃所為事跡皆歸閑靜也
善曰楚辭曰野寂漠其無人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宣諍訟言之
事但見鳥雀來游善曰張衡四愁詩序曰諍訟息鬻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間可以羅雀也
豫翰墨時問作善曰國語優施曰我教茲服豫之事君韋
照曰暇閑也豫樂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兩都賦序曰時時問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
戲謔良曰觀古今於須臾毛詩曰戲謔樂也善曰文賦既笑
沮溺苦又哂子雲開執戟亦已善本作疲耕稼豈云樂日向
讀書見長沮桀溺之耕笑其苦也見楊子雲校書天祿閣又哂其勞也哂亦笑也執戟即子雲為郎執戟宿衛耕稼即桀溺也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漢書曰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源以神前事而甄豐

尋劉歆子棻復獻以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揚雄校書天祿閣上理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及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為之語曰惟萬事難寂惟漠自投于閣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執戟疲揚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翰曰萬事有分不可並得歡樂且達生善曰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司馬彪曰傀大也情在無故曰大傀音瑰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礪善本作石瀨茂林脩

竹善本作脩一首五言向曰新營所住則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鏡曰躋外也築謂築土為室

居靜處恬憺自守莊子曰雲者風起蒼滑誰能步葛弱豈
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可捫躋曰蒼石上青苔雜以泉水故滑也誰能步者言不
可捫行於上葛之條蔓細弱上高下深恐有顛墜也捫

攀也善曰遊天台山賦曰踐莓苔之滑石又曰援葛藟之飛莖毛萇詩傳曰捫持也嫋嫋奴秋

過萋萋春草繁韓曰嫋嫋風吹負萋萋草盛良善曰楚

貌也楚辭曰春美人游不還佳期何由敦敦厚也言友人也

草生兮萋萋善曰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又曰與佳期兮久張

遠遊不還而佳期何時復得敦厚而相叙也覽此故思友

人也善曰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又曰與佳期兮久張

方言曰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罇善本作樽字向曰芳

敦信也編席如凝瑤美言之也醑酒也善曰庾闡揚都賦曰結

芳塵於綺疏楚辭曰瑤席兮玉璫毛詩曰飲此醑矣堦蒼

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善曰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

下洞庭湖名也桂樹貞芳可以既游今友人不還故徒為

攀援誰與共之翻援也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諉音

無友人可與之言也景影莫無諉言也善曰言所思念

銑曰結念近於高遠故矣屬霄漢漢天屬近也我之孤影

無友人可與之言也景影莫無諉言也善曰言所思念

銑曰結念近於高遠故矣屬霄漢漢天屬近也我之孤影

無友人可與之言也景影莫無諉言也善曰言所思念

銑曰結念近於高遠故矣屬霄漢漢天屬近也我之孤影

無友人可與之言也景影莫無諉言也善曰言所思念

銑曰結念近於高遠故矣屬霄漢漢天屬近也我之孤影

無友人可與之言也景影莫無諉言也善曰言所思念

銑曰結念近於高遠故矣屬霄漢漢天屬近也我之孤影

無友人可與之言也景影莫無諉言也善曰言所思念

攀也善曰遊天台山賦曰踐莓苔之滑石又曰援葛藟之飛莖毛萇詩傳曰捫持也嫋嫋奴秋

過萋萋春草繁韓曰嫋嫋風吹負萋萋草盛良善曰楚

貌也楚辭曰春美人游不還佳期何由敦敦厚也言友人也

草生兮萋萋善曰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又曰與佳期兮久張

遠遊不還而佳期何時復得敦厚而相叙也覽此故思友

人也善曰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又曰與佳期兮久張

方言曰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罇善本作樽字向曰芳

敦信也編席如凝瑤美言之也醑酒也善曰庾闡揚都賦曰結

芳塵於綺疏楚辭曰瑤席兮玉璫毛詩曰飲此醑矣堦蒼

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善曰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

下洞庭湖名也桂樹貞芳可以既游今友人不還故徒為

攀援誰與共之翻援也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諉音

無友人可與之言也景影莫無諉言也善曰言所思念

銑曰結念近於高遠故矣屬霄漢漢天屬近也我之孤影

無友人可與之言也景影莫無諉言也善曰言所思念

銑曰結念近於高遠故矣屬霄漢漢天屬近也我之孤影

無友人可與之言也景影莫無諉言也善曰言所思念

銑曰結念近於高遠故矣屬霄漢漢天屬近也我之孤影

無友人可與之言也景影莫無諉言也善曰言所思念

銑曰結念近於高遠故矣屬霄漢漢天屬近也我之孤影

無友人可與之言也景影莫無諉言也善曰言所思念

銑曰結念近於高遠故矣屬霄漢漢天屬近也我之孤影

無友人可與之言也景影莫無諉言也善曰言所思念

居楚辭曰載營魂而外霞鍾
會老子注曰經護為營也
匪為衆人說與智者論曰
此道不可與俗人說之當與智者談也善
曰司馬遷書曰可為智者說難為俗人言

雜詩一首 五言

王景玄

良曰沈約宋書云王徽字景玄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十六舉秀才除右軍

諮議徵素無官情徵並不就也
宋書曰王徽字景玄江湛舉為吏部郎卒
善曰沈約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
軒樓上釣欄也華者有華飾文

彩也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東南有思婦舞賦

曰遠思長想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遙去為賈謐贈陸

機詩曰再筆華軒韋昭弄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
翰曰相

漢書注曰軒檻上版也
言也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哀歌和漸
離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也
笑篇留江介良

人處鴈門

翰曰箕所以歎揚物者篇掃除地者此婦人所執以事夫也今言執此物留居江間夫在北塞

相去遠也介間也良人夫也
善曰箕篇婦人所也國語
曰吳王夫差伐越越王勾踐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勾

踐請盟一介適女執箕篇以備姓於王宮說文曰箕歟也
篇糞也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孟子曰齊一妻一妾而處

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肉劉渠曰詎憶無衣苦粗
善本作
婦人稱夫曰良人漢書有鴈門郡

知狐白溫
向曰夫不憶無衣之苦但知自服狐白之裘而
為溫也亦喻君之自溫而不知下人之寒苦也

狐白謂狐腋之白毛以為裘也
善曰曹
植贈丁儀詩曰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
日暗牛羊下野

雀滿空園
銑曰日暗牧牛羊之人皆下而歸野鳥皆滿空
園咸有匹偶安其栖息而我且孤也
善曰毛

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古
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
良

東壁星名十月則日昏時見於南故云中昏傷
歲暮也
善曰禮記曰仲冬之月昏東壁中
朱火獨照

人抱景自愁怨
平濟曰朱火燈也景影也言燈獨照人抱
景而獨倚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
翰曰所思不見復何

辭曰廓抱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
論也
善曰毛詩曰

亂我心曲古詩
日所思在遠道

數詩一首 五言

鮑明遠 翰曰數從一為首累至十
以為文理述其所情也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 善曰家語孔子曰恭敬忠信四
善曰家語孔子曰恭敬忠信四

衛尉曰肅何守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 二年從車駕齋
所有又曰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也

祭甘泉宮 元延二年行幸甘泉宮初祭之所也 善曰漢書曰
武帝作甘泉宮中為臺置祭具以致天神也

三朝國慶畢 武帝作甘泉宮中為臺置祭具以致天神也

休沐還舊邦 是也國慶謂正朝也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休沐止息也 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食於三朝之會周

禮曰國有福事即慶賀之漢書曰張安世休沐未嘗出王
祭贈蔡子篤詩 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 向曰四牡四馬

日矣舊邦也 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 馬也富貴榮華

故光曜長路其蓋輕疾如鴻鴈飛 善曰毛詩曰駕五侯相
彼四牡石崇還京詩曰迅風翼華蓋鵬鵠若鴻飛

餞送高會集新豐 良曰新豐邑名 善曰漢書曰成帝悉
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

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曰漢王置酒高會三輔
舊事曰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從豐沛商人立為新豐也

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 濟曰六樂謂六代樂也組綰綬
之屬以繫帳也 善曰周禮曰凡

六樂者文之以五聲鄭玄曰此固所以存六代之樂史記
侯嬴曰公子自迎羸群衆廣坐之中嵇康贈秀才詩曰組

帳高 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 善曰張衡舞賦曰歷七盤
而疑躡一盤已見陸機羅敷歌韓子曰長袖善八珍盈彫

而疑躡一盤已見陸機羅敷歌韓子曰長袖善八珍盈彫
舞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鐘已見魏都賦

組綺肴紛錯重 善曰周官食醫掌和八珍之齊盈滿也彫
組器也肴膳也謂其品色多名如綺文紛

飾重多言也 善曰莊子曰祝宗人說彘曰汝奚惡死吾
將加汝肩尻乎彫組之上應璩與公琰書曰繁組綺錯羽

騰 九族共瞻遲 賓友仰徽容 濟曰遲待徽美也 善
日尚書曰敦叙九族孔

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張載送十載學無就善官
鍾參軍詩曰善建理不拔闡道播微容
一朝通向曰學十年曰大成言無就者講也善猶良也十
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又
日司馬安巧善官四至九鄉

翫月城西門廨善本作中一首五言 翰曰廨公府

鮑明遠

始出善本西南樓纖纖如玉鉤向曰月初出於西南纖纖然有似玉鉤義曰西京雜
記公孫乘 賦曰值圓巖而似鉤蔽脩未映東北墀娟娟
琰如分鏡王逸楚辭注曰曲瓊玉鉤也
似娥眉向曰出於西南固宜映東北階也娟娟明媚良此
日長眉連娟毛詩曰螭首蛾眉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窗
翰曰蔽隱於欄檻阻於窓牖珠者飾之以珠瑣者畫之以
文也 善曰珠櫳以珠飾疏也瑣窓窓為瑣文也范曄後

漢書曰梁冀第舍窻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銑曰謂微

三五二十五日二八十六日也千里與君同者言思友朋遠
與同也善曰二八十六日也釋名曰望滿之名月大十六
日月小十五日淮南子曰道德之論
譬如日月馳驚千里不能改其處
夜移衡漢落徘徊入

善本作 戶中翰曰衡北斗也漢天河也夜久將廻旋入於
惟字 善曰衡斗中央也漢天漢也

已見上文曹植七哀詩曰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向曰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向曰

委著之時見草木華葉皆早委風露而落也歸別皆落也
委著也亦如人從微至著終見衰謝也 善曰言歸華先

委為露所墮別葉早辭為風所墮華落向本故曰歸本葉
下離枝故云別業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翼氏風角曰木

落歸本水 客游厭苦辛仕子倦飄塵善曰陸機答張士然
流歸末 善曰陸機答張士然

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繞善本作陽
春 濟曰休息公務之日宴樂私家之辰奏此琴曲以自娛

故云蜀琴抽猶奏也白雪陽春並曲名郢國名繞猶弄也
 善曰禮記曰晏子解衣以朝字林曰驅私宴飲也方言曰
 慰居也相如工琴而蜀故曰蜀琴客欲郢中故補郢曲
 也宋玉笛賦曰師曠將為白雪之曲也又對問曰客有歌
 於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者乾酒未闕善本作金壺
 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善字
 字啟夕淪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良曰肴膳已乾而酒
 開滴漏言夜將盡矣軒車也言迴車將歸復駐輕蓋而留
 酌以待情人情人之別離者缺然也金壺貯刻漏水
 者以銅為之故曰金壺啓開也淪猶盡也善曰肴雖乾
 而酒未止金壺之漏已啓夕波杜預左氏傳注曰肴乾而
 不食爾雅曰小波為淪陸機漏賦
 曰伏陰蟲以承波吞相流其如揖

始出尚書省一首 五言

謝玄暉

翰曰眺為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眺為
 諮議領記室故出尚書省 善同翰注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

翰曰惟思也休明謂武帝時雲
 五雲殿也陛階也 善曰休明

謂齊武皇帝也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蕭子顯齊
 書曰眺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然王故朝也在思七牧曰開
 甲第之廣袤建 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銑是金閨金門也
 謂懸象門乃通
 出入所謂禁門也瓊筵謂天子宴羣臣之席言瓊者珍美
 言之醴酒也 善曰解朝曰璧金門上玉堂應劭漢書注
 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官門案省
 相應乃得入也表宏夜酣賦曰開金扉坐瓊筵漢書曰楚
 元王敬禮穆生等穆生不嗜酒
 元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也 宸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
 向曰宸帝居也景日止天子比於日以照臨天下也言厭
 者謂武帝崩也武帝既崩鬱林王昭業即位昏亂淪溺不
 紹帝體也 善曰宸北辰以喻帝位也蕭子顯齊書曰鬱
 林王惠太子長子武帝崩王命即位毛詩曰明明上天照
 臨下上尚書曰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廣雅曰昏亂也
 又曰淪沒也公羊傳曰是子也繼文之體守文王之法度
 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濟曰紛虹邪陰之氣亂蔽朝日
 而濁河之水穢清濟之水皆喻
 鬱林王之昏濁不紹也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虹霓
 耀今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也而有照耀以蔽日月

方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清濟濁
河足以爲阻子安國尚書注曰濟水入河並流卜數里清
濁異色混爲一流亦防口猶寬政餐茶更如薺良曰厲王
俞讒邪之穢忠正也防口猶寬政餐茶更如薺暴虐殺國
人以止謗者召穆公諫曰防人之口甚於防川王不聽之
國莫敢言道路以目比之於鬱林王則猶爲寬政矣人苦
其政甚於餐茶方之苛法則餐茶草如薺焉茶苦草薺并
草善曰言防衆口實由寬政雖遇餐茶之苦更同如薺
之其時明帝輔政故曰寬也左氏傳陳公子宇謂齊侯曰
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仲長子昌言曰有軍興
之大役焉有凶荒之殺用焉如此則清脩絮皎之士固
當食茶監膳枕籍菁棘毛詩曰誰爲荼苦其甘如薺英
袞暢人謀文明固天啓向曰袞三公服也暢通也時明帝
人謀謂國人謳謠願明帝即位而明帝立善曰周禮曰三公自
也謂受太后殺廢爵林而明帝立善曰周禮曰三公自
袞冕而下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
能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左氏傳曰晉侯賜畢萬魏卜
偃曰以是始**青精翼紫軼**大**黃旗映朱邱**翰曰青精星也
賞天啓之矣

王者將興之符應也翼輔也紫軼天子車也朱邱明帝所
居諧青精輔車黃旗映於帝宅此謂明帝將即位之時瑞
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
之精周撫而興然青即蒼也齊木德故蒼精翼之孔安國
尚書傳曰翼輔也方言曰韓楚之間輪謂之軼徒計切天
子之車以紫爲蓋故曰紫軼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
旗紫蓋相見東南然成天下者楊州之君子史記曰諸侯
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邱漢書曰代王入代邱諸
王朱戶故**還覩司隸章復見東都禮**銑曰章儀也更始將
日朱邱還覩司隸章復見東都禮軍以光武爲司隸校
尉三輔府吏皆東迎光武於洛陽也言明帝自丞相即位
下人願之亦如漢光武也故還復見此儀禮也善曰東
觀漢記更始欲北之雒陽以上爲司隸校尉三輔官府吏
東迎雒陽見更始諸將過者數十輩皆冠憤而衣婦人之
衣大爲長安所笑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中區咸**
老吏或垂涕絜然復見官府儀體賢者蟻附也
已泰輕生諒昭酒帝即位聖政流通下人信可昭明洗滌
穢濁也輕生謂下人也諒信昭明也善趨事辭官闕載
曰文賦曰竹中區以玄覽說文曰洒滌也

筆陪旌榮

音啓

濟曰眺自尚書殿中郎明帝以為諮議

謂眺以文吏職用筆為務也初趨走王事既見功成將歸

邑里故辭宮闕也語合在旌榮之下今在上者逐文之便

也載用也善曰謂出殿中而為記室也漢書曰朱博夜

寢早起妻希見面趨事如是慎子曰趨事之有司賤也禮

記曰史載筆士載言司馬彪續漢書曰公以下至二千石

騎吏四人皆帶劍榮戟為前行韋昭漢書注曰榮戟也

邑里向疏蕪寒流自清泚

荒蕪謂別離久也清泚水流自

也善曰鵲冠子曰士之居邑里賈逵國

語注曰蕪蕪也說文曰泚清也且禮切

露方泥泥

謂雖衰先尚為君王所顧猶為茂盛也泥泥濡也

也善曰毛詩曰夢彼蕭斯零露泥泥

廣雅曰方正也毛萇曰泥泥沾濡也

零落悲友朋歡娛宴

善本作兄弟融曰久辭邑里朋友零落故悲也善曰孔

震謙字

通毛詩序曰棠

隸燕兄弟也

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

良曰秉執丹石堅也既執也

赤堅貞之心安能為素絲之變而流涕流也寧安也善

曰丹石言不移也呂氏春秋曰石不可破而不奪其堅丹可

磨而不可奪其赤韓子曰上下相德守道者皆懷金石之

心素絲隨洙涕墨子所悲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立

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

化也曹顯遠感時詩曰素絲與路歧

因此得蕭散

善本作

蕭散

一句

垂竿深澗底

孫惠龜賦曰沈舟於清冷之淵垂竿於

蕭散

蕭散

蕭散

蕭散

蕭散

蕭散

蕭散

臺為仙人形以掌承盤盤承甘露也華謂日光照也
日晉宮闕名曰華杯園有萬年樹十四株漢書曰月華曜
宜明又曰武帝作柏梁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錢朱網
銅柱承露盤僊人掌也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
並官殿之飾也玲瓏疎白沈亦深也善曰晉灼甘泉賦
注曰玲瓏明見貌也東宮舊事曰窻有四面綾綺連錢楚
辭曰網戶朱綴刻方連王逸注曰罔綺紅藥當階翻蒼苔
文縷也綴緣也網與罔同而義異也
依砌上也善曰紅藥謂所植草色紅者翻亂蒼青
池鳴佩善本作多清響所佩玉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荀
易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志云奪我鳳
皇池卿諸人何賀我邪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信美非
吾室中國思偃仰向曰中書信為美然非居室也思立園
而非吾土芳毛詩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徒蕩良曰不見
日或棲遲偃仰心憂之也駘蕩春光色也善曰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
厚有怛怛莊子曰惠施之林駘蕩而不得逐物不及司馬

彪曰駘蕩安得陵善本作風翰聊恣山泉賞翰曰願如鳥
猶施散也尚也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
而起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翰也

觀朝雨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銑曰

也蕭條雨足灑水而隨風負百常觀高闕也九成臺謂九
層臺也言雨灑集於水也善曰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
常之闕西京賦曰通天妙以疎峙勁百常而莖擢薛綜曰
臺名也爾雅曰觀謂之闕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
為九成臺飲食必以鼓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濟曰空濛散漫平

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向曰振舉也重門帝宮門也善

古老振衣而起周耳目善本作無擾懷古信悠哉向曰

事也擾煩也思古人榮衰之理信遠哉也善曰東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毛詩曰悠哉悠哉毛萇曰悠思也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向曰戰欽希望也龍門之水魚上曝露也眺自喻歛翼而退復望舉首以求貴盛又思失勢如乘流曝鰓者也善曰成公綏慰情賦曰惟瞻龍之勿用戰鱗翼以匿影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鵬鳥賦曰乘流則逝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水陸不通龜魚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上則為龍不得上曝鰓水次也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之則動息猶出處也出處之道不可兩兼而遂也善曰動息猶出處言出處之情有疑譬踟躕歧路而多惑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謂其可以南可以北方同戰勝者去剪北山萊向曰子夏肥而或有問之者子曰吾入見夫子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胷臆而夫子之義勝故肥也眺欲同之以不仕為勝故將去采北山之草萊草也明雖草之賤物亦不棄也善曰言隱勝仕也方猶將也毛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毛萇曰萊

曰萊草也

郡內登望一首

五言登望也善曰眺出為宣城太守郡內為宣城太守

謝玄暉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

良日自問下車始至之日非直一月謂已經時序也望舒月也

善曰張景陽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

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

氣寒而

登城上故云寒城眺望也平楚木叢也蒼然草木色也

善曰毛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說文曰楚叢木也鄭玄

毛詩箋曰謙葭在衆

山積陵陽阻磯

善本作

流春穀泉

銑

陵陽山名阻險也言山之積重者有陵陽之險磯中所流有春穀之泉春穀水名也善曰江賦曰幽澗積阻沈約宋書曰宣城郡太康中分丹陽立陵陽子明得仙於廣陽縣山戰國策曰飲茹溪之流漢書曰丹陽郡有春穀縣水

經注曰江連春穀水威紆距遥甸嶠岳帶遠天向曰威紆長
縣北又合春穀水曲自嶠崑高
貞謂山川長曲至於遥甸山高之勢帶於遠天也距至也
旬謂去王城五百里也善曰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貞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切切隍風暮桑柘起寒煙翰曰桑
至也廣雅曰嶠岳高也拓木名
遠望煙生於中也悵望心已極懣懣字本作怳魂屢遷統曰懣怳魂
善曰悵望已見上文楚辭曰招憫怳而結髮倦為旅平生
永懷招勅驕切憫兄壤切怳怳往切
早事邊向曰結髮謂弱冠時也旅客也平生早事於邊疆
戎馬之事也善曰漢書曰霍先結髮內侍論語
子曰久要不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良曰規猶取也寧
忘平生之言白裘也鮮麗也善曰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方弃汝
鼎而食晏子春秋曰景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
南諾言稅遼東田濟曰後漢宗資為汝南郡守每事委功
曹范滂時謠曰汝南大守范孟博南陽
宗資但獲諾謂宗資委事范滂但唯諾而已今方弃之也
管寧至遼東或人有牛暴寧田者寧牽牛為飼之其人大

慙於是禮讓大行侮表眺志
欲追蹤此事也善同濟注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五言 翰曰伏曼容為

武昌太守孫權都在此郡眺聞曼容作此詩遂
遜和之善曰徐勉伏曼容墓誌序曰曼容為
大司馬諮議參軍
出為武昌大守

謝玄暉

炎靈遺劔璽當塗駭龍戰統曰炎靈漢也遣劔璽謂失位

圖天下也善曰炎靈謂漢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漢
儀禮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黃門以斬蛇寶劔授異苑曰晉
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斬白蛇劔吳書曰初黃門
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尚璽投井中春秋保乾圖曰漢
以魏徵當塗在世名行四方獻帝紀太史丞許芝奏故曰
馬今李雲上書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
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
代漢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終助起於區寓郡縣謂吳蜀魏並起也善曰論衡曰孟子

云五百年有王者興五百年者以為天出聖期也相譚陳

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脩治威令流行者也

蒼頡篇也字通也說文曰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謂飛高故

文曰寓籀文字字也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謂飛高故

此於帝王之興也陵楚甸謂吳井楚地得之也善曰莊

子曰鵲上城之垓也楚甸謂吳井楚地得之也善曰莊

君子之居時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司馬彪曰垓最

高危險之處也起飛也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孫

氏初基武昌後都建鄴故衿帶窮巖險帷突盡謀選吳國

云吳山楚甸也垓居毀切衿帶窮巖險帷突盡謀選吳國

以巖險為衿帶帷幄謀人盡其妙選帷突謂帷幄也善

日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

帷幄之中左氏傳焉啓疆曰趙成中行吳皆諸侯之北拒

選也鄭玄毛詩箋曰選者謂於倫等之中最上也北拒

溺驂鑣西戡善本作收組練良曰吳北拒江淮故溺驂鑣

驂馬鑣也善曰吳西伐楚戰勝收其組練三千組練皆甲也

戡勝也善曰北拒謂禦曹操西龕謂敗劉備也春秋感

精符曰強傑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溺驂宋均曰龍門魯地

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駿馬書尚書序曰西伯

戡黎孔安國曰戡勝也龕與戡音義同左傳曰組甲三

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被練為甲裏也江海

既無波俯仰流英野善本作盼字濟曰江海無波謂國

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平則江海不揚波好色賦曰竊視盼

象平則江海不揚波好色賦曰竊視盼裘冕類禋郊卜揆

崇離殿也卜度其事崇其離宮別館官殿之屬以為洪業

也揆度也善曰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孔安國

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孔安國

尚書傳曰類事類也又曰精意以享曰禋毛詩曰卜云其

吉終然允臧毛萇曰凡建國必卜之毛詩曰揆之以日作

為楚室毛萇曰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西東視定卜準

極以正南北毛萇詩傳曰崇立也西都賦曰外則離殿別

寢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譙兵車也樊山名於此廣為

宴樂也善曰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歡國

語號文公曰一時講武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水

經曰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顏延年釋奠詩曰即宮廣謐

蕤聲明且葱蒨鮑曰文物聲明謂衣冠禮樂也蕤蒨葱蒨

有度文物以紀之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翰曰謂三國厭

文書軌迹同為一統以進於晉矣薦進也善曰三國名

臣頌曰三光參分宇宙暫隔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

同文杜預左氏參差代善本作祀忽寂寞善本作市朝變

傳注曰薦獻也參差代世字祀忽寂寞漢字市朝變

濟曰參差將不停良忽疾也寂寞空虛也善曰魏都賦

曰非有期乎世祀忽謂忽忽然而去也古出夏北門行曰

市朝易人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善本作轉字良曰

千載墓平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妙歌者發聲聲繞梁

而塵起故見梁則想其餘聲善曰蕪城賦曰歌堂舞閣

之基西征賦曰覓陞殿之餘基歌有繞梁故曰歌梁淮南

子曰秦楚燕趙之歌也異轉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

而皆樂高誘曰轉音聲也

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翰曰吳國英雄之圖謀悵然若此

而曼容深思遠有睠想為之發詠

也善曰茂宰謂伏武昌也言孫氏幽容滯江臯從賞乖

雄圖悵然如此伏氏感之而深逴睠

纓弁良曰幽容眺自謂也纓弁屬曼容言我留滯於江畔

冠也善曰楚辭曰朝馳騁兮清卮阻獻酬良書恨聞見齊

江臯王逸注曰澤曲曰臯

清卮酒盃也相阻不得為獻酬之禮而良書不同披讀也

良書謂先王典籍也善曰良書謂伏詩也鄭玄禮記注

曰卮酒器也毛詩曰獻酬交錯墨子曰幸籍芳音多承風

采餘絢良曰芳音謂曼容言也言承其雅風采詠餘美絢

馬融論語注于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翰曰言行役若期

曰絢文貌也

為游樂也于役行役也鄂渚武昌渚名也衍樂也善曰

毛詩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楚辭曰乘鄂渚而反顧兮王

逸注曰鄂渚地名也毛詩曰昊天曰旦及爾遊衍毛萇

曰遊行也衍溢也鄭玄曰常與汝入往游盛相從也

和玉著作八公山詩一首五言八公山名也王融登是山

有作眺和之述王導謝玄破苻堅事也善曰淮南子曰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有高才八人燕非李上左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晉昌為八公神仙傳曰雷被誣告安謀反人告公曰安可以去矣乃與登山即日外天八公與安所踐石上之馬跡存焉

謝玄暉

二別阻漢坻

直隸

雙嶠望河澳

於六銑曰二別大別小別二

二山名為標望於河曲以為固也澳曲也善曰左氏傳曰吳子伐楚子常乃濟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歟有二陵

已見內姓賦爾雅曰小茲嶺復嶺在元九分區奠淮服良

止曰沘又曰隩隈也茲嶺八公山也上說二則雙嶠之阻此述八公之險也善曰

屹高峻兒分其區域以定此淮服之地也奠定也善曰字林曰噴屹銳山也潘岳贈陸機詩曰東恨琅邪臺西距

孟諸陸向曰渤海澤有琅邪臺孟諸澤名距至陸澤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周禮曰正東曰青州

其數曰孟諸爾雅曰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然孟諸澤在八公山東而云西距者謂澤西距山以

避上文耳謂山阡眠起雜樹檀藥蔭脩竹兒檀藥竹美兒

在澤東是也登此遙望諸山川而生雜樹復蔭脩竹也起猶生也善曰楚辭曰遠望兮阡眠枚乘兔園賦曰脩竹檀藥夾池水

日隱澗凝空雲聚岫如復如空也雲氣集聚繁鬱峯岫若

動被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日銑曰雉城也山之曲直下

遠近皆送目則以望之也善曰王肅家語注曰高文戎

長丈曰緒一堵曰雉呂氏春秋曰客出田駢送之以目戎

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良曰戎列謂秦符堅也亂華謂亂

山上草木皆是兵符堅乃敗登此山故述堅事也素景晉

也伊穀洛三水名也善曰左氏傳曰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公曰我姬雉也何戎之有焉又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素景謂晉也于寶搜神記曰金者晉之行也貼塢漢書曰穀水出穀陽谷東北入洛也伊水已見上文

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

翰曰帖臨也宗袞謂導為三公也宗謂王融同宗和融詩故云宗也

袞三公服也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符堅也牧謂謝玄為袞州刺史亦同破符堅微無也謂無王導謝玄猶齊之

無管仲則國不理故云微管也善曰宗袞謝安也明牧謝玄也晉中興書曰時盜賊強盛侵寂無已朝議求文武

良將可以鎮北方者衛將軍謝安曰唯兄子玄可堪此有於是并建武將軍亮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漢

書賈誼上書曰安有天下帖危者若是臣瓚曰臨危曰長帖或曰帖屋檐也論語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暴

善曰善本作曝字向曰長蛇害人固能翦滅之也奔鯨大魚吞

食小物喻不義也而比魚亦已殺而暴曬之皆謂已破符堅也善曰八公山謝玄敗符堅之處也長蛇喻融奔鯨

喻堅也羣謝錄曰玄領徐州符堅傾國大出玄為前鋒射傷符堅陣殺符融左氏傳申苞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

而封豕以荐食上國又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

食小道善本作

峻芳塵流業遙年運修

翰曰峻高遙遠修疾也謂王導謝玄

道高而芳塵流於後世功業遠大而年運修疾也善曰陸機大暮賦曰播芳塵之馥馥莊子老聃曰予年運而往矣

將何以平生仰令圖于

善本作吁字

嗟命不淑

向曰眺自言平

美謀將為國效功以清海內嗟命不善遇未能致也謂不居要職也今美圖謀淑善也善曰平生眺自謂也左氏

傳汝淑齊曰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贊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吁嗟歎辭也毛詩曰予之不淑楊泉五湖賦

曰底功定績蓋寓令圖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濟曰浩不淑已見嵇康幽憤詩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濟曰浩

志也別親知謂任宣城太守也征軸行車也連翩如鳥飛貞言已似之善曰楚辭曰志浩蕩而傷懷思玄賦曰續

連翩今再遠館娃宮兩去河陽谷

良曰館娃宮名河陽谷皆謂眺行歷處也

善曰方言曰吳有館娃之宮石崇思歸引序曰肥遯於河陽別業

風煙四時犯霜雨朝夜

沐齊曰眺四出外職而四時皆犯風煙晝夜皆霏霜雨也沐霏也善曰曹植丞出行曰蒙霧犯風塵淮南子曰

禹沐滂雨擲疾風高誘曰以雨為沐浴也二十餘年春秀良已風為梳篦也魏書公令曰沐浴霜露二十餘年

凋秋場庶能築翰曰謂年已衰老故云春秀已凋秋場庶能築謂告老將歸田也詩云九月築場圃

和徐都曹一首五言 銑曰都曹郎徐兗也 善

謝玄暉

宛洛佳遊春色滿皇州銑曰宛南陽也洛洛陽也皇州

者舉名郡以言之也 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駕馬 結軫青

郊路迫瞰蒼江流向曰軫車也車馬相從如結迥遠瞰視

日東方謂之青蜀都 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 翰曰風本

有光色風吹動之如風之有光也 善曰日華已見上文

楚辭曰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曰光風謂日出而風草

木有色 桃李成蹊徑桑榆陰道周 濟曰人皆好桃李之色

盛蔭於道路皆市也周市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諺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楚辭曰鳴鳩棲於桑榆毛詩曰有扶

之杜生于道周 東都已倣載言歸望綠疇 良曰倣始載駕

二疎告老歸田所別處也眺將欲襲古人之跡故云已始

駕也將歸田里以望綠疇疇田也 善曰毛詩曰以我覃

耜俶載南畝 毛詩曰言旋言歸賈逵國語注曰

我之利始事於南畝也 毛詩曰言旋言歸賈逵國語注曰

一井 為疇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五言 翰曰王主簿名季哲此詩

謝玄暉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向曰掖庭長門二宮名聘絕國

謂昭君嫁於匈奴失歡宴謂陳

皇后失寵幽閉長門宮此自喻失位也 善曰漢書元紀曰

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廡為閼氏應劭曰名廡小字昭君娶

女曰聘擬單于而言也琴道雍門周口一起絕國掖庭王

夜相逢詠靡善本作蕪辭寵悲團善本作扇良曰古詩云

下山逢故夫失寵者相逢名詠此詩也班婕妤失寵悲怨

作團扇詩言秋至則扇見捐故也臣之失位亦然也

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花叢亂數蝶風簾入

飛鸞善本作雙燕二字銑曰蝶鸞皆比小人在位也婦

尚且在位而我徒使春帶賒坐惜紅裝變濟曰徒懷憂憤

用於時也善曰賒緩也平生善本作一顧重宿昔千金

賤翰曰平生謂少年日宿昔衰老時也少年日顧顏色以

舊臣有功不錄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迴首也列女

傳曰楚成鄭子瞽者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子瞽

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子瞽遂行不顧曹植詩曰一

顧千金重何必珠玉錢阮籍詩懷詩曰宿昔同衾裳故

人心尚爾故心人善本作不見向曰故人心尚爾謂君心

人心字不迴也故心人不見謂婦

也爾詞

和謝宣城一首五言翰曰謝朓為宣城太守

沈休文

王喬飛鳥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非善本作避

喧翰曰王喬為葉令每月朔望常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

不見車騎使人密候之言其臨至乃有雙鳬鳥東南飛

來至則舉網張之但得二隻鳬鳥覆也此則從宦非宦侶

也東方朔酒酣掘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此則避

世非避喧也揆余發皇鑒短翮屢飛翻齊曰揆度也皇鑒

善同翰注度我才器以發明鑒而短才屢見稱用如鳥之短翮屢為

飛翻也善曰楚辭曰皇鑒揆予于初度丁儀周成王論

日振短翮與晨趨游善本作建禮晚沐卧郊園濟曰建禮

鸞鳳並翔

門名晚節

卷十七

休沐歸卧於郊園也善曰漢書典職曰賓至下塵榻憂

尚書郎晝夜更直於建禮門內沐休沐也

來命綠罇銑曰言塵者榻上有塵也善曰謝承後漢書

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雖不免之既謂而退蕃在郡不接

賓唯雉來設一榻去則懸之應休璉與曹長思書曰紅塵

藏於机榻傳玄雜詩曰机榻委塵埃漢

書東方朔曰臣聞銷憂者莫若酒也

昔賢侔時雨今守

馥蘭蓀良曰馥香守蘭蓀香草也善曰字林曰侔齊等

今守即眺也潘正叔增河陽詩曰流

聲馥秋蘭王逸楚辭注曰蓀香草也

神交疲夢寐路遠隔

思存向曰夢有六候皆魂神所交也與謝眺相去既遠但

曰子綦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說文

曰交會也毛詩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牽拙謬東汜浮

情反善本作西崑翰曰東汜曰初出處比少壯也西崑曰

入王事而浮情疎昧歸於衰老也反歸也善曰梁書曰

隆昌中約出為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以月

之早晏喻年之少老也牽拙率庸拙也東汜謂陽谷日

之所出也浮情浮名情懈也西崑謂崦嵫日之所入也

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璠濟曰菲輕儷偶也約謙言自顧

良玉之美也璵璠良玉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一首五言 良曰王思遠為

約和之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思遠為御史中丞

沈休文

月華臨靜夜靜滅氛埃翰曰氛埃塵也善曰魏明帝

詩曰靜夜不能寐楚辭曰辭氛

埃而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翰曰光照逐門方故云方

圓也善曰淮南子曰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戶高樓切

思婦西園游上才向曰高樓思婦見月而思切也西園謂

文人才子共游於西園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

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魏文帝芙蓉

池詩曰乘輦夜行游道遙步西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

銑曰軒屋檐也以網反珠綴而飾之應門門名幽閑之所

故多綠苔月光照之增其思也善曰楚辭曰網戶朱綴

刻方連下云綠苔此當為朱綴今並為珠疑傳寫之誤漢

書班婕妤自傷賦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楚闌局

華殿塵兮王階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良曰洞深悠

楚辭曰姱容脩態亘洞房

毛萇詩傳曰悠遠貌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卬子車中作一首五言 翰曰

冬節冬至月

也齊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也薨贈丞相贈子廉

嗣為卬子約往予之傷其間寂還於車中作是詩

也第宅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豫章王嶷太祖

第二子也薨贈丞相揚州牧長子廉字景謫為世

子蔡邕獨斷曰諸

侯適子稱卬子

沈休文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向曰廉頗失權門下客皆去是

善曰王符潜夫論曰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貴賤猶如此

長平之利移於冠軍廉頗翟公再盈再虛

況乃曲池平良曰且生者時貴賤猶復如此而況沒死者

矣曲池已平謂無人游也善曰漢書曰下

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為廷

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相子新

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高車塵未滅珠履故無善

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以平

作餘聲濟曰高車車上蓋高也珠履謂門客皆以珠節履

字也車行則塵起履步則有聲塵未滅者思昔日之

申行若在目故也餘聲者思昔時之履步若在耳故也
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開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
謂之曰少高大開門令容駟馬高蓋說文曰高車其
蓋高立載之車也史記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
綠錢滿客位紫苔生
人行故此物皆生也賓階相揖而上
者客位客所居處善曰家語曰公自陟階孔子由賓階
外堂立侍又曰醺於客位加其有成也崔豹古今注曰空
室無人行則生苔薛或青或紫一名綠錢禮記曰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又曰賓於客位祖於庭
誰當九
原上鬱鬱望佳城
翰曰九原卿大夫葬地也鬱鬱松柏盛
予曰以從先大夫於九原鄭玄曰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
原西京雜記曰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蹢不肯前皆以前
有銘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牙嗟滕公居此室
滕公曰差乎天也吾其即安此乎
遂葬焉漢書曰夏侯嬰號滕公也

直學
善本無
省愁卧一首
五言 良曰齊帝即位遷

為學省善曰
學省國學也

沈休文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闌
向曰陌道也蕭瑟清風良闌
人掩軒卧高窓時動扉
齊曰軒門也扉窓扉也善曰楚
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
銑曰室宇深高清陰之氣自
微微不明兒善曰謝靈運齊中詩曰虛館絕諍訟曹植九
詠曰蔓葛滋兮冒神宇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暗昧貌南都
賦曰清廟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檐
善本作
飛
善本張景陽
網戶屋魏文帝詩
空為忝江海事多違
良曰
官服飾也忝叨忝也江海事謂隱逸不仕善曰爾雅曰
忝辱也莊子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
廣雅曰違異也
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銑曰桂樹芳香而

年將衰老可以歸休善曰山中有桂樹即攀桂枝而聊淹留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薛君曰莫晚也言君已晚也

詠湖中鴈詩一首五言

沈休文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銑曰塘他翔飛也善曰劉公

鳬與鴈謝靈運戲馬臺集詩曰旅鴈違霜雪楚辭所

曰孔雀兮迴翔穀梁傳曰掩禽旅范甯曰衆禽也啜所流

牽弱藻斂翮帶餘霜向曰啜入水鳥食兒牽以口牽之弱藻應瑒建草臺集詩曰遠行蒙霜雪群浮動輕浪單汎逐

孤光銑曰日照平湖汎汎有光故鴈之單者逐傳侶浮行於遠光也孤猶遠也善曰上林賦曰鴻鵠鵠鴈

乎其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向曰懸高也亂起驚起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羣鳥翔

而不下白虎通曰鴈飛則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濟曰刷理也鴈

門山也善曰搖漾飛貌也韓詩外傳曰饒曰黃鵠一舉千里烏孫公主歌曰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一首五言 率爾率疾也

沈休文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銑曰元巳上巳也具備斯此也善曰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

之開花已五臣或作日字巾樹流鶯善本作復滿枝洛陽繁華子

長安輕薄兒翰曰逐勢皆義志在矜夸曰輕薄也善曰阮籍詠懷詩曰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范

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孝孫素謹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嘉字者孫嬰於耕切

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驚莫陂向曰千金堰名在洛陽東鴈驚陂在長安西善曰楊佺期

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有穀水塢朱超石與兄書曰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脩謂之

千金塢廣雅曰塢潛塢也謂潛築土以壅水也一作塢音竭塢烏古切塢一建切然三字義同而音則異也漢字殿疏曰長安有焉驚游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貴文照

曜紫鸞善本作光陸離濟曰綠幘寵臣冠其文照曜於日光色貌善曰漢書曰童僊與母以賣珠為事隨母入館陶公主家因留第中僊謁上綠幘傳幘毛萇詩傳曰日出

照曜紫鸞已見蕭曰馬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池良曰蘭池宮名

賦楚辭曰玉佩兮陸離在長安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清晨復來還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廣雅曰薄至也漢書曰渭城有蘭池宮

象筵鳴寶瑟金瓶汎羽卮銑曰象筵簞也金瓶貯酒器也

善曰吳郡賦曰桃笙象簞輜於筒中漢書曰莽何羅行觸寶瑟瓶酒器古樂府辭曰金瓶素綆汲寒漿羽卮即羽觴

也楚辭曰瑤漿寧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向曰謂婦人說

密勺實羽觴蠶食曰起萎死也善曰枚乘兔園賦曰桑萎蠶飢中人望奈何長袂屢以拂彫胡方自

炊翰曰楚辭云長袂拂面善留客也言屢以拂者美人留客之義彫胡草名其實粳味美人自為客炊之善曰

楚辭曰長秋拂面善留客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露葵之羹來勸臣食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

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且當忘情玄歎息獨何為濟曰

所阻各據其分故雖情甚愛之有不可見者而宿昔之憂可損人儀容且遺忘於情愛違而去之亦何歎息也善曰

白詩曰愛而不見公孫尼子曰衆人役物而忘情郭象論曰忘情於無有之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太息將何為

雜擬上

擬古詩十二首

陸士衡良曰雜謂非一類擬此

擬行行重行行濟曰此明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向曰悠悠遠負邁亦行也戚戚

憂也言懷其行人憂思之深也

三十一

此思亦何思思君微與音銑曰微美也言思君美德及音信也音微日夜離

緬邈若飛沈沈翰曰緬邈遠也飛沈喻高下懸隔也玉鮪懷河岫農風思北林

良曰王鮪魚名晨風鵲屬言魚鳥猶思所居而君何不思歸善曰王鮪已見東京賦晨風已見上文遊子眇

天末遠善本作還字期不可尋濟曰遊子謂行人也眇遠也言在天末久遠之期不堪尋望

於驚風褰反信歸雲難寄音向曰褰絕也驚風之來絕其反信歸雲之去難以寄音

善曰楚辭曰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陸而不將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銑曰佇久立也

想謂思遠方君所居也沈深萃聚也謂深憂聚於我心也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良曰帶長衿寬言思君而消瘦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濟曰去去遺情累謂奔所思之累安居而撫琴言自寬也

言自寬也

擬今日良宴會向曰此蓋勸人仕進以趨歡樂

閑夜命懽友置酒迎風館銑曰迎風館名言閑夜無事置酒命賓友歡宴於此善曰迎

風已見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善曰齊僮秦娥皆古善歌者梁甫吟張女彈皆樂府曲名善曰南都賦曰齊僮唱兮列趙女蔡邕琴頌

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琴操曰曾子耕秦山之下天雨雪東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應瑒神女賦曰夏姬曾不足以供妾御况秦娥與吳娃方言曰秦俗美貌謂之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良曰棟梁也言清遠已見笙賦

青曰昔韓娥東之齊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又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云張湛曰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算濟曰謂得意也羽觴置鳥羽於杯以急飲也不可算言多也高譚善本作談一何綺蔚若朝霞

爛盛亦如朝霞之明也善曰霞或為華

人生無幾何為

樂常苦晏銑曰晏晚也言人生在世苦知為樂之道晚善曰秦嘉答婦詩曰憂艱常早至為樂常苦晚

樂常苦晏

樂常苦晏

樂常苦晏

辭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

翰曰譬如雞之何晨當及早人之為樂須及少也善曰尸子

曰使雞伺晨春秋考異郵曰鶴知夜半雞應且明明與鳴同古字通曷為恒憂苦守此貧與

賤良曰曷何也何須憂苦守道以居賤貧賤善曰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擬迢迢牽牛星

濟曰此述思婦之情託牽牛以明之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

良曰昭昭明明貌清漢天河也粲粲衣服鮮潔貌行於天上故云

光天步善曰晏子春秋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皎皎毛萇詩傳曰粲粲鮮盛也步行也言行止之盛微步而光耀

於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

濟曰牽牛在西北織女自然依東南乃星之常分此喻隔

關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而向

華容一何冷揮手如振素

向善曰素練也華態既多姿媚奮舉其手如練之白善曰咎或為綺非也怨彼河無梁悲此年

歲暮跋

企彼無良緣皖戶焉不得度

向曰梁橋皖視也歲暮謂秋也跋舉踵也

謂舉踵望彼牽牛無其良緣但相視而不得渡河也善曰跋彼已見上毛詩曰皖彼牽牛

引領望大

川雙涕如露露

翰曰大川天河也露露零露也

擬涉江采芙蓉

良曰芙蓉水草其花美此言思婦盛年其夫遠遊采此以自傷也

上山采瓊蘂穹谷饒芳蘭

濟曰瓊蘂玉英也芳蘭香草也上山采玉英欲以自高嚟下入

穹谷見香草處幽而美感而來之

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

向曰掬把也言采之未及

盈把悠然懷遠人思與之同歡也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

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不安良曰曠遠鍾注也躑躅

情之不安獨為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

翰曰此喻情人感時思遠行也

靡靡江離

善本作離字

草熠入熠生河側

良曰靡靡細弱良江離香草也熠熠光色

盛也善曰江皎皎彼姝女阿上郝上當軒織向曰皎皎
離已見子虛賦美也阿郝柔順貞當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
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銑曰良人夫也
獨居無人也風入空房益令人悲故曰悲風中夜半夜也

擬明月何皎皎翰曰此謂閨人對月思行人之意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濟曰
也安卧之時明月入於我牖牖之中照則光暉有餘攬而
取之不盈於手喻夫空有名而不能見善曰淮南子曰
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微惚恍不能攬其光也高
誘曰天道廣大手雖能微其惚恍無形者不能攬得日月
之光
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求已久
良曰涼風寒蟬七月時候也踟躕志感
此節物而夫婿行久不歸悲之深矣
遊宦會無成離思

難常守

向曰言遠遊仕官不得成名抱此離別之思常難守之

擬蘭若生朝陽

銑曰蘭若皆香草古詩取興閨中守芳香之氣以待遠人機以松柏

堅貞取之為比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

翰曰嘉樹松柏也東曰朝陽封著也

執心守時

信歲寒終不彫美入何其曠灼灼在雲霄

濟曰言我執持其心同松柏經

寒而不彫落也美入謂夫也曠遠也灼灼中心明憶之貞
在雲霄言所憶遠也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入在雲端天
路隔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飈引領望天末辟彼向陽翹
良曰彌終也天未遠也謂思想之盛終於年月長為嘯聲
入於飛風莫達遠情也翹英之秀者曠遠之心亦猶葵藿
傾翹以向日也

擬青青陵上栢

向曰栢生於高陵而色青蒨言得性而不可攀仰蘋蘩草生於高山

亦猶是馬故
機取以為此

冉冉高陵蘋習隨風翰

平 銑曰冉冉進長良習習數飛良翰羽也 善曰山海經曰

崑崙之丘有草名曰蘋如葵字書曰蘋亦蘋字也

人生當幾時譬彼濁水瀾戚戚

多滯念置酒宴所歡

翰曰濁水謂潢潦水也戚戚憂也所歡朋友也言人生如濁水之易竭何

多憂帶而不置酒與朋友為歡善曰言濁水之波易竭也

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

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

濟曰方駕並駕也名都即長安也闕樓觀也鬱積也盤桓廣

大良 善曰史記曰公什謂韓王曰不如和秦賂以一名都

飛閣纓虹帶曾臺冒雲冠

濟曰飛閣閣道曾臺高臺也纓繞肩履也言虹雲之依臺閣如冠帶焉 善曰虹帶已見吳都賦虹或為垂非也

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

良曰高門王公之宅羅列闕門也第謂第一宅也椒蘭將以塗

室取其溫香 善曰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椒蘭蓋取其嘉名且芬香也

俠客控絕景都

人驂玉軒

向曰俠客遊人也絕景馬名驂駕也玉軒以玉飾車 善曰列子曰晉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

私名使其俠客以鄙相攻魏書曰張繡降而復反上所乘馬名絕景為流矢所中都人已見上國語叔 向曰絳之

富商而能 金玉其車 邀遊放情願慷慨為誰歎 平 銑曰感彼遊樂

誰歎 息也

擬東城一何高

翰曰言高城常存而人易老不如早為行樂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

濟曰峻高

曾重也崔嵬高大良彌徧也蕙香草也憑依也言零露徧天而下香草皆依林而衰悴善曰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

山彌 於天 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頽 善本作 三閭結飛轡大莖

大嗟落暉

良曰襲重也言寒暑相重時節之往忽如頽落也三閭大夫謂屈原也結飛轡言將遠遊以求

長生嗟老也言大老之人嗟嘆日暮而惜其時 善曰離騷曰飲余馬乎咸池總余轡於扶桑周易曰日昊之離不

鼓缶而歌則 **曷為牽世務中心若有違** 向曰曷何也言何為牽於時事而違
 歡賞之心 善曰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 銑曰侔齊也瓊
 日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閑夜撫鳴琴惠音清**
 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 翰曰惠順也言琴聲順和也調急曰高言歌之哀響
 逐琴調 **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 濟曰萬夫歎言猶美者而急也再重也重發其聲
 清韻繞梁動於飛塵也 善曰七略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 **思為河曲鳥雙**
 遊澧 善本作水涓 良曰河曲鳥謂鶯鶯此鳥常雙遊澧水
 鳥曲之

擬西北有高樓 向曰此明賢才不見用也

高樓一何峻迢迢 善本作 **峻而安綺窓出塵冥飛陞躡雲**

端 銑曰峻高也迢迢遠貌綺窓結綺為窓網也飛陞閣道也塵冥昏塵外也躡履也雲端雲上也 善曰綺總飛
 陞已 **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
 見上 翰曰佳人喻君子撫琴瑟喻有才德也清閑芳氣言德之美也蘭香草也言雖不見用哀歎之音猶馥於若馥玉
 容誰能 善本作 **顧傾城在一彈** 濟曰玉容喻美才也言誰當傾於城國而視也善 **佇立望日具躑躅再三歎** 平 **不怨**
 日玉容傾城並已見上 **佇立久但願歌者歡** 良曰佇立久立也日具喻年老也言少壯既不被用故再三歎也歌者謂
 唱和之人言我不怨待時 **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平
 之夕但願知已之人歡也 **鴻鳥一舉千里言我將**
 駕之與同其心者俱去

擬庭中有奇樹 銑曰此言友朋離索相思之情

歡友蘭時往迢迢 善本作 **匿音微** 翰曰蘭時春時也匿亡音微言文章書信

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濟曰虞淵日入處也言虞淵引日使四節之往如飛善曰虞淵引

見上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良曰言芳草久已茂盛而友人竟未歸也躑躅感物戀所歡

采此欲貽誰向曰感此春物思戀所歡所歡未至來此芳草知將貽誰貽遺也

擬明月皎夜光齊曰此喻權臣用事時氣迅速人情漸壞在貴忘賤之意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良曰涼風七月時也發起吳招大也言大天之氣嚴而至明

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向曰招搖斗柄前星天漢天河也東南西北各當時所轉善曰呂

氏春秋曰季秋之月招搖指戌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者直戶也李陵詩曰招搖西北馳天

南流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饒曰蟋蟀蟲名秋則鳴於戶庭翻翻歸鴈

集嘒嘒呼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翰曰嘒嘒鳴也戾至翰羽

也飛至高冥喻友朋名位高也冥天邊也善曰歸鴈已見鷦鷯賦嘒嘒已見秋興賦寒蟬已見上文毛詩曰匪鷽匪

或翰飛戾天高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冥已見齊謳行

梁不架楹濟曰位高則衣服美改昔時聲聽安於愉樂棄友人故情也織女星名大梁易星也言皆空有

梁織之名不堪操杼架楹喻人空有相知之名不為用知之用善曰言有名無實也織女已見上爾雅曰大梁昂也

擬四愁詩一首七言

張孟陽良曰四愁凡四首今一首入此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脩向曰分幽州為營州阻隔修長也登

崔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銑曰崖岸也在月曰涕在鼻曰泗言登高遠懷

思望聖君故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翰曰佳傷憂之也

德也綠綺琴名喻要術也南金喻忠義也言賢德之人遺我要術我將忠義贈之善曰傳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

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中世司願因流波超重
馬相如有綠綺紫箏有焦尾皆名器也
深終然莫致增求吟濟曰流波喻信也重深阻險喻謬佞
不能致故增長歎也

擬古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良曰此言榮樂不常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旦歌向曰謂賢人也美猶愛也樂酒曰酣言天清風和賢人愛此良夜至明酣歌也善曰尚書曰酣歌于室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
鏡曰樂極悲來故歌竟歎息言是事多感於人心也
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翰曰灼灼明也言落好惡暫時此安能久當如何言不可奈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

五言并序 濟曰魏太子曹丕也鄴魏都也此代當

時諸賢之意

謝靈運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

良曰余代不

也言朝夕讌樂盡歡娛之極

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向曰四者

謂上良辰等事

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備共字

善本作

盡之矣古來此

娛書籍未見何者

鏡曰昆弟謂子建友朋謂王粲陳琳等美士曰彥盡謂盡其娛樂言古來君

臣未有相得如此者也

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

翰曰宋玉唐勒景差皆楚大夫並以辭賦

見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義矣而其主不文濟曰梁

景帝弟封於梁鄒陽枚乘嚴忌司馬相如皆梁王賓客為遊者美之其主不文謂梁王無文學善曰漢書曰梁孝

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
莊忌夫子之徒司馬相如見而悅之客遊梁漢武帝時
無時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良曰徐樂東方朔枚皋皆武帝時
樂已見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向曰武帝剛彊疑忌
善曰晤言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銑曰我所迷不作
已見上文歲月如流零落將盡翰曰零落謂應撰文懷人感
為賢矣濟曰言不撰定其文思其人而懷感善曰其辭曰
往增愴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撰其遺文却為一集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向曰環繞也北辰北極星也百
辰為主故繞之萬民歸君亦猶是焉善曰百川北辰已見上文
天地中橫潰家皇善本作拯生民銑曰爛文貌遙裔遠也
天地中橫潰家皇王字拯生民銑曰爛文貌遙裔遠也

善曰家皇謂魏武也潰亂生民皆如此焉而武帝拯拔之
善曰極潰以水喻亂也家王謂魏太祖也陳思行女哀辭
曰家王征蜀漢司馬相如難蜀文曰拯生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為拯
來臻善曰東賦曰區寓又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
為群英善曰東賦曰區寓又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
之表善曰東賦曰區寓又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
仁德善曰東賦曰區寓又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
之人善曰東賦曰區寓又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
之論物靡浮說析善曰東賦曰區寓又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
德之論物靡浮說析善曰東賦曰區寓又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
美析萬物之理羅縷豈闕辭善曰東賦曰區寓又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
難得而羅縷羅或為觀天人已見應吉甫華林園詩善曰東賦曰區寓又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
觴滿金壘連榻設華茵善曰東賦曰區寓又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
清歌拂梁塵善曰東賦曰區寓又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

筆賦曰急絃促柱變詞改曲抱朴子曰魏巴操琴莫善本
翔禽為之下聽梁塵已見陸機擬東城一何高詩莫作何
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濟曰言歡賞可珍重也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良曰幽厲周二王也桓靈漢二

帝也崩亂板蕩皆喪敗貌善

曰幽厲周二王也桓靈後漢二帝也已見上毛詩曰上帝
啟啟鄭玄曰版反也反先王之道也毛詩曰蕩蕩上帝鄭

玄曰蕩蕩法伊洛既燎煙函嶭沒無象善本作像字向
度廢壞之貌

水名謂東都也言東都宮室遭董卓所燒也嶭山名謂泰
地象道也言陷沒無政理之道善曰曹子建送應氏詩

日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銑
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像

善曰王粲七哀詩曰復奔中國去遠身適荆蠻魏明帝自

惜薄祐行曰出身沮漳自可羨客心非外獎翰曰沮漳

秦川爰居伊洛余

勸也言粲中心懷歸非外物所能留勸常歎詩人言式微

善曰沮漳已見登樓賦小雅曰獎勸也

何由往濟曰式微式微胡不歸言粲常感此而無上宰奉

皇靈侯伯咸宗長良曰上宰謂曹操皇靈謂獻帝咸皆宗

而為長善曰上宰魏太祖也

棗道彥雜詩曰天子命上宰雲騎亂漢南苑紀善本作

皆掃盪向曰雲騎言多如雲也漢南謂漢江之南也宛郢

日郢楚別邑紀見下文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良曰

喻昏亂盛明清朗喻曹公也言我披排昏亂得見曹公亦
猶青天白日也善曰盛明清朗喻太祖也王隱王書曰
樂廣為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每見此人
瑩然若開雲霧之觀青天阮瑀謝太祖牋曰一得披玄雲
望白日唯力是慶泰欲重疊公子特先賞翰曰慶善泰通
視收有二心

謂遇曹公及太子不也特獨賞識也善曰公子謂曹植也
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
武帝既明而太子又明故謂太子為明兩也言初遭喪亂
但願息肩不謂今日遇太子恩厚也善曰息肩已見東
京賦明兩謂文帝也明兩
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
並載遊鄴京方舟沅河廣言太
子同車船而遊樂善曰魏文帝
與吳質書曰同乘並載以遊後園
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
響向日綢繆親重見寂靜寥深言清讌娛樂於靜深之字
響歌聲響於梁棟善曰陸機集有皇太子清宴詩梁棟
響則歌聲響也已見陸
機擬今日良宴會詩
既作長夜飲豈願乘日養
也言常為長夜之賞豈惟乘日而樂善
日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乘日已見上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叙

善本作述字

喪亂事多

良曰袁紹字本初陳琳先事之

以掌書記

皇漢逢屯遭天下達

善本作遭字

氛慝

翰曰屯遭難也氣不祥氣慝惡也昔喻亂賊

善曰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屯如遭如已見上

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

濟曰長安

為董卓所沒袁紹起兵據河北擁持也善曰董卓袁紹並已見上

單人

善本作民字

易周章窘

身就羈勒

向曰單人獨入謂琳也周章惶懼良窘束也言我孤獨易為惶懼故束身就紹羈勒豈意

事乖已求懷戀故國

信能定螫

音賊銑曰相公謂曹公也勤王謂勤於王事也螫賊蟲名食苗曰螫食節曰賊言紹卓之

從毒害百姓亦猶是焉故以為比言曹公能平定之善

白王仲宣從車戎詩曰相公征關右勤王已見西征賦左

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復觀東

力也杜預曰螫賊喻災害也食根曰螫食節曰賊

都輝重見漢朝則

翰曰言我今歸曹公得再見洛陽輝光

善曰已見謝玄暉始出尚

書省詩

餘生幸已多矧廼值明德

濟曰言已遭亂當死今蒙遺餘命其幸已深況值太

子明德之遇 **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 良曰疲倦遺忘也景刻謂刻漏也書夜一百刻

言太子愛客無倦相與飲讌忘其日夜善曰曹子建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讌不知疲刻漏刻也 **夜聽**

極星闌 善本朝遊窮隳黑向曰聽謂聽音樂也極至闌稀作爛

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隳已見上哀哇佳鳥動梁埃急觴幽盪默 **盪默** 鏡曰哇盪盪也

盪滌也言哀謠之聲動於梁塵促觴條其深默之趣善曰法言曰哇則鄭李軾曰哇邪也梁塵已見上張敏神女

賦曰既澹泊於幽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感 **感** 酒色為感我

今以極一日歡娛安知古人為感義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楊秉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徐幹

少無宦情有笑穎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 向曰箕山名

父隱處言幹無仕宦情慕古人隱逸之事故入仕於時多有質素之言善曰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

懼及焉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秦瑟 善本齊濟曰伊惟也臨淄齊所都作齊瑟幹舊居也提攜謂與朋友

攜手而弄秦瑟瑟箏類出於秦臨善曰淄已見魏都賦 **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 良

膠東高密皆齊都國名憩息也置酒淹留敘平生之道善曰漢書膠東國故齊高帝別為國又曰高密國故齊宜

帝更為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向曰外物世事也謂此

世事不畢所願也善曰莊子曰搖蕩其濩情窮年迫憂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比干傳焉 **搖蕩其濩情窮年迫憂**

慄 鏡曰蕩動也箕山名許由隱處濩水名莊周隱處言本心將隱至末年逢亂為憂懼所迫善曰箕山許由所

隱也濩濩水莊周所釣也莊子季徹曰搖蕩人心又曰憂慄乎廟堂之上 **末塗幸休明棲集建**

薄質免負薪苦乃 善本作仍字 **游椒蘭室** 翰曰言臨幸太子休以同棲集負薪賤役也椒蘭室貴人之居也善曰禮記

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大戴禮

日與君子遊茲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陸機詩曰甲第椒與蘭

詰信非一濟曰清雅議論究盡萬端美善之譚信非一理善曰曹植四言詩曰高談虛論問彼道原

興賦已見秋行觴奏悲歌求夜繼善本作白日良曰觴酒也本無宦情故有悲

時髦豈余匹向曰華屋謂飾畫也髦俊也言我當居蓬廬與野人為偶善曰華屋已見陸韓卿贈顧

希叔詩髦士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銑曰中飲謂半酣也言至半酣顧昔

隱逸之心悵望然若有所失善曰說苑曰晉靈公欲殺趙宣孟而飲之酒宜孟知之中飲而出淮南子曰悵然有

喪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翰曰卓犖高絕貌偏人謂文才偏美於人

善曰潘昂玄達賦曰匪偏人之自躋訴諸衷於來哲

貧居晏里閑少小長東平濟曰晏安也里閑鄉曲也東平有東平縣音義曰

泰山郡屬兖州河充當衝要淪漂善本作薄許京良曰

可也衝通薄至也獻帝遷許州故稱許京言我因通津淪漂至於許都善曰謝承後漢書李燮曰涼州天下要衝

廣川無逆流招納厠群英向曰廣川喻魏公細流喻已也言曹公不逆我之微細招納間

則於羣英之中善曰管子曰善為君者宜法江海北海不逆細流故為百谷長羣英已見擬太子詩北度善

作渡字黎陽津南登宛善本作郢城銑曰黎陽津名北度者二縣名南登謂從征劉表

在魏郡伏滔比征記曰黎陽津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

奏究平生翰曰究盡也言我知古今治亂之體歡愛之情相為解說進達為官得充陳奏之事盡平生之情

奏究平生翰曰究盡也言我知古今治亂之體歡愛之情相為解說進達為官得充陳奏之事盡平生之情

才善曰解達言相談說而進達也方言曰解說也矧荷明招顧如深覺命輕矧况

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楊葉鳴良曰牛羊下來謂日暮時也

也言朝遊至暮暮坐至明善曰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萇曰雞棲於桀桀至也桀與揭音

同終歲非一日傳厄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并唯

羨肅肅翰續紛戾高冥向曰言歡宴之樂終歲為之非一

貌矣至冥遠也歡遇既備之唯願整其羽翰飛至高遠喻

貴仕

應瑒

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翮曰嗷嗷哀鳴之聲自從也委

鴈子飛哀鳴嗷嗷淮南子曰燭龍在鴈門北第于委

弱水湄遠寒長沙渚翰曰弱水水名在北方湄水次也遠

言鴈春則向北以求涼也冬則向南以就陽喻瑒逢亂遷

移也善曰成公綏鴈賦曰濱弱水之濱豈弱水已見上

列子曰禽獸之智遠寒就溫漢書曰顧我涼善本作川時

綏步集穎許於大梁許穎皆魏分郡國名顧惟也言我

漢書曰汝南穎川許皆魏分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良

也魏徙大梁故魏一號為梁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

阻統曰官渡烏林皆謂曹公戰爭之所言我亦充上卒參

公斬淳于瓊等紹衆大潰漢書音義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爲鴻溝即今官渡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薄汧縣引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黃蓋此乘大艦上破晚節值魏武兵於烏林烏林赤壁其東西一百六十里

衆賢會同庇天宇翰曰晚節猶暮年也衆賢謂應劉等庇

列坐蔭善本華棖衰金樽盈清醑思與良曰蔭庇也華

日馬融擣蒲賦曰坐華棖之高殿臨始奏延露曲繼以闌

夕語良曰延露曲名闌閑也謂繼調笑輒酬答嘲謔非善

字作無慙沮慈與向曰沮止也言調笑嘲戲傾軀無遺慮

在心良已敘思慮在心之事皆已申敘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翰曰洲水灘也風悲謂風急而

喻亂也善曰繁欽述行賦曰茫茫河濱實多沙塵金羈

相馳逐聯翩何窮已濟曰羈馬絡頭以金裝之馳逐聯翩

絡頭善曰慶雲慧優渥微薄攀多士良曰慶雲瑞雲也喻太祖

自謂言蒙恩厚得攀衆賢善曰慶雲喻念昔渤海時南

皮戲清沚向曰渤海郡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每念昔

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今復河曲游鳴鵲沉蘭汜似向曰魏近河

汜漬也植蘭於傍謂之蘭汜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

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記乘於後車

躡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銑曰躡履丹赤梯階也謂階陛

善曰躡步並坐並已妍譚善本作既愉心哀音善本作信

睦耳

翰曰妍美愉樂睦和也言語之美足可樂心哀弄之音信可和耳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高談娛心

哀箏

順耳傾酤姑係芳醑思酌言豈終始續也酤言豈終始謂

宴樂

無休息也善曰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自從食蒹來唯見今日美良曰

也食蒹

之詩天子宴諸侯而歌之言我自頭嘉賓以來唯今日之美善曰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萇曰苹

也

萍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

向曰鳳閣內省也華沼謂宴樂之處沼池也

傾柯引

弱枝攀條摘惠

善本

草從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

銑曰弱

蕙香草也

徒倚移行貌騁平也討尋也言平望盡見

西顧

善曰楚辭曰白蘋兮騁望又曰日極千里

太行山北眺邯鄲道

善曰太行已見上漢書曰文帝指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平

衢脩且直白楊信曷曷

奴了切善本作曷曷弱貌

善曰曷曷

風搖

副君命飲讌

善本作

歡娛局懷抱

濟曰副君謂太子也言為天子之副

善曰副君謂文帝也漢書疏廣曰太子國諸副君也

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早眾賓

悉精妙清辭蘭蒲

善本作灑

藥

良曰遊樂無月夜早晚也衆賓謂徐陳之屬言辭之

清雅如藻之麗如蘭之芳

哀音下迴鵠餘哇

佳鳥徹清昊

師曠奏清徵之聲而玄鵠下舞哇

謂秦青也徹通也清昊天也善曰下迴鵠謂師曠也徹清昊謂秦青也並已見上文

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

銑曰中山出美酒言飲宴不知其醉但覺飽於道德善曰中

山有美酒已見魏都賦毛

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

黃髮

老人也言我願及此期存養生之理以念將老善曰左氏傳隱公曰使營菟裘告將老焉菟音塗

文選卷第三十 終



所圖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